

馬
知

章
泯
著

讀書生活出版社
總經售

未刊刻對日故 上海

路 生

— 本 制 —

著 混 章

口 漢

售經總 社版出活生書讀

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

生
路
劇本

著者 章 混
主編者 新 演 劇 社
出版者 新 演 劇 社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天馬書店
新馬書店
全國各大書坊

實價每冊國幣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戰時演劇叢書緣起

自抗戰以來，戲劇藝術雖說空前地發揮了它的效能，可是我們並不能就認為戲劇藝術本身和它的社會效果已得到最高的完成，事實上目前的戲劇還處在相當貧弱的地位，還須得我們從理論、創作和技術諸方面作更大的努力，才能使戲劇藝術——這一鋒利的武器充分地發揮出它原有的效能。我們這一「戰時戲劇叢書」就是我們作這樣努力的結果。我們深知我們提倡出的這個果子是很微小的，不過我們相信，它絕不是敗壞我們民族戰士的抗戰味口的，正相反，它不但會適合，並且還能增高我們民族戰士（每個中國人都應是民族戰士）的抗戰口味。

一九三八年五月

民話風
F 調 2/4

磨 刀 歌

章 浪作詞
陸華柏作曲

(領唱) 1.2 1 0 0 0 1.2 1 0 0 0 1.2 3 5 6. 5

1)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快把大刀磨——,
2)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快把大刀磨——,
3)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快把大刀磨——,
4)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快把大刀磨——,
5)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快把大刀磨——,

(衆和) 0 0 5.6 5 0 0 0 5.6 5 0 0 0 1.2 1 0

1)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2)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3)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4)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5)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1.2 3 5 2 ——— 1.2 3 5 6. 5 1.2 3 5 2 ———

快把大刀磨！	大刀磨得亮——，	大刀磨得快，
快把大刀磨！	你們不要笑——，	我們武器舊，
快把大刀磨！	可笑日本鬼——，	見你就叩頭，
快把大刀磨！	趕上前綫去——，	拼他個死活！
快把大刀磨！	殺不退鬼子——，	誓不回頭走。

0 0 5.6 5 0 0 0 1.2 1 0 0 0 5.6 5 0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磨,

(齊唱) 5.6 1 2 3 2 5 3 0 2 1 1 2 3 5 6 5 1 6 ———

好把日本強盜來斬！	殺——好 把日本強盜來斬！	斬！
它會嚇破鬼子的飛刀	——，它 會 斬 下 鬼 子 的 飛 刀	！
它會嚇破鬼子的飛刀	——，它 會 斬 下 鬼 子 的 飛 刀	！
它會嚇破鬼子的飛刀	——，它 會 斬 下 鬼 子 的 飛 刀	！
它會嚇破鬼子的飛刀	——，它 會 斬 下 鬼 子 的 飛 刀	！

生 路

人

大明——三十餘歲

老農——六十餘歲

老婦——五十餘歲

農婦——卅歲左右

小孩——十五歲左右

農甲——三十餘歲

農乙——四十餘歲

農丙——五十餘歲

婦甲

婦乙

難民多人

景：鄉間路旁的一片野地裏。後面是廣闊的長江岸。邊滿佈着枯黃的蘆葦。天色灰暗。開幕時，北風正怒號着，江水也正怒號着。天上的烏雲疾馳着。東邊遠處有密密的鎗聲。讓這風聲和水聲在那密密的鎗聲中和那疾馳的烏雲下，恐吼了一會兒之後。

女聲（在台外招呼）小桂快走呀！

男聲（在台外斥責）還不給我快跑！

大明扶着老婦先上。

大明是個健壯的農民，一手挾着被蓋，一手扶着老婦，老婦手裏還抱着一個大母雞。

老婦（無力地喘着）歇一會吧，我實在走不動了——我不能走了！

老農上。一手掛着個包袱，一手拿着一根扁担，當拐杖。

老農走不動誰叫你們一定要走！（說着，自己慢慢地坐在地上了。）

老婦 我非歇一下不可，

大明 (只得扶老婦坐下，轉身問) 小桂還沒有來嗎？

農婦 (還在 外。有點急了) 小桂，快點呀！

大明 (有點兒又急又煩) 他媽的！(說着正欲跑下去)

農婦 (出現) 來了，來了！(她抱着個嬰孩還帶了些衣服)

大明 (停下了) ……………

小桂 (提着一個沉重的籃子，奔上來，急喘着，站定後舉手橫擦着頭上的汗) ……………

大明 (斥責小桂) 你想給日本鬼抓去嗎！

老婦 你算了吧，你看那累成那個樣子了。(對小桂) 快過來，小桂，快過來。

小桂 (走到祖母身旁) ……………

老婦 快坐下歇一會，快坐下。

小桂 (放下籃子，坐在祖母旁邊) ……………

農婦 (也坐下了) ……………

大明 (環視着) 怎麼, 你們都不打算走了嗎?

老農 走一走, 我看你走到那兒去!

大明 不走又怎麼辦!

老農 走出來又怎麼辦?

大明 不走, 等着日本鬼來打死嗎?

老婦 逃出來了, 沒有給日本鬼打死, 回頭給累死了, 那才值不得呢, 還是好好地坐下歇一會, 別鬧了吧。

老農 活活地累死在路上, 還不如待在家裏, 就給日本鬼子打死了, 也是死在自己的家裏!

老婦 家裏現在不知給日本鬼弄成什麼樣子!

大明 不是一把火給你燒光, 就是搶你個精光!

老農 我們現在還不是精光的!

老婦 我看你就別抱怨了吧, 精光是精光, 可把一家人的性命保着了。

老農 保着了, 我看你能保多久!

老婦 這那兒還管得着，只好隨它去過一天算一天。

老農 過不去，你怎麼辦？

老婦 有什麼過不去，人纔歸是要活下去的。

老農 活不下去了，你又怎麼辦？

老婦 你這個人，真是給你說不清！

大明 （實在等得有點不耐煩了）不要說這樣的廢話了，我們還是走吧！

老農 （起來）什麼，我說的是廢話——是廢話，你以為逃了出來，就會有好日子過了嗎？就是上天堂了嗎？

老婦 你生什麼氣，還沒有走累嗎？

老農 累——累，累死我，你們就好了，就輕便了！

老婦 你這個人……

老農 你也同大明一鼻孔出氣！我看凍得你老骨頭發抖，餓得你清口水都沒有得吞的時候，你才明白逃開自己家鄉的好處呢！

老婦 照你這樣說來，我們還是回家去的好麼？

大明 回家去送死！

老農 我看你逃出來怎麼活！

老婦 逃已經逃出來了，抱怨又有什麼用處……

大明 真是，抱怨又有什麼用處！

老農 我說你們總是一鼻孔出氣的好吧，我就看你們到那兒去安身！

大明 我們閑話少說了，還是走路要緊，我們走吧。

老農 我走不動了！

老婦 剛剛坐下，你急什麼。

大明 不急！不急，你們真放心！

老農 你就讓大家再坐一會吧。

大明 好，坐吧！坐吧，坐着等日本鬼來！（說着也一下坐下了）

老婦 那裏會我們走到那兒，日本鬼就跟着到那兒？

農婦 他們跟上我們幹什麼，我們什麼都送給他們了，什麼都完了！

老婦 我們的性命，可沒有送在他們手裏。

老農 你看吧，不活活地凍死，也得活活地餓死的！

老婦 你怎麼盡說這樣不吉利的話！

老農 你以為我們逃出來，就算吉利了嗎？

大明 總比死在日本鬼子裏好。

老農 好！那一點好，凍得好呀，還是餓得好？

老婦 你真是，等凍的時候，餓的時候再說呀。

老農 你們總是一鼻孔出氣的，願前不願後，我來問你們，你們逃到那兒去，什麼地方有個好好的家

等着你們？

大明 不逃走，日本鬼子來了，也不會讓你有好好的家待下呀。

老農 沒有好好的家，那怕就是破爛的家，自己總還有個家，總比在這路旁邊好呀！

大明 只怕連破爛的家都不給你留！

老農 不給留！不給留再說呀。我們走的時候，我們的家還是好好的。

大明 好好的，現在還不是完了！

老農 完了，完了！只有逃走就不完了！丟開了自己的家就好了，我真不明白你們怎麼想的，我們又不是有錢人；有錢，逃走，吃住都還不用愁，凍不壞，餓不死；可是我們這樣的窮人逃出來了，有錢去我房子住，有錢去買東西吃嗎？

老婦 （相當感動了；無可奈何地）唉！

老農 離開了自己的家，自己種的田地沒有錢就得餓死凍死！你們別以為逃開了鬼子，就可以安心地活下去了！

老婦 （由感動而稍有點着急了）那怎麼辦呢！

老農 （不理會別人）你們要知道，我們窮人，我們種田的人，一離開自己種的田地，一沒有田地來耕種，那就只有死路一條！那怕田地怎樣少，房子怎樣破舊，總得自己耍有一點，我們才能活下去。

路 生

老婦 真的，在這個年頭，自己沒有吃的，誰給你飽飯吃；自己沒有房子住，誰給你地方安身！

老農 你現在才明白！看見人家逃走，也忙著逃走！我不走，這一定要我走，拖着我去！

老婦 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老農 你說怎麼辦！

老婦 我怎麼知道，大明你看怎麼辦？

大明 我們要活命，還是只有逃走。

老農 我要活命，還是只有守着自己的老家！

大明 我看守在家裏，不見得就能活命。

老農 我看，逃走才不見得能活命呢！

大明 日本鬼一到村裏來，還讓你活！

老農 我們這樣的窮人，丟開了自己種的田地，自己住的房子，你保得定不餓死，不凍死嗎？

大明 這當然保不定；不過也不見得就一定沒有我們的生路，可是日本鬼一到村裏，要是不逃走，我

敢保你活不成，除非你去當漢奸……

老農 （火了）什麼，你說老子要當漢奸？

大明 我不是說你……

老農 不想逃走就是想當漢奸嗎？

大明 我不是這個意思，爸爸。

老農 老子就回夫待下，你看老子會不會當漢奸！

老婦 人家又不是說你要當什麼漢奸，你生什麼氣呢！

老農 生什麼氣，使我丟開自己種的田地自己住的老家，我就有氣！

大明 是誰使你丟開了自己種的田地自己的老家？

老農 就是你，是你們！你們一定要走，丟了好幾代人住過的老家，好幾代人種過的田地！

大明 我們那裏是願意丟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田地，這不過是日本鬼逼上來，沒有辦法的事情。

老婦 真是，這只怪那日本鬼！要是他們不打了來，我們怎麼會離開自己的老家呢？我們怎麼捨得丟

掉那些辛辛苦苦買來，還用了多年的東西，比如鋤頭，鐮刀，釘耙，籬筐……

老農 還有那兩把鐮刀才用過一次，還是新的！忙著走，也忘了帶走！

老婦 你那兩把鐮刀倒值不了什麼，頂可惜的還是我那一張八仙棹！那是我媽出嫁時候的東西，到

我嫁到你家裏來的時候，我給我爸爸爭來的，因為他沒有什麼嫁妝給我；我哭了好幾次他才答應給我的。

參考室寄

老農 你那一張舊棹子算什麼！

老婦 舊給你用了多少年，還不舊！不算什麼，要沒有我那一張棹子呀，你擺飯的地方還沒有呢！你常常坐在它旁邊喝茶，抽煙，還常常靠在上面打瞌睡……

老農 （不是討厭而是不安）不要談了吧！

老婦 （誤會對方是討厭）好，舊棹子隨它去，不要談了，還是談你的新鑊刀吧！

老農 （在那裏默默想心思）……

老婦 你談你的新鑊刀呀！

老農 我不愛談，我要回去拿了！

老婦 什麼，你要回去！回去拿了再來？

老農 我回去了，還出來

老婦 你真的要回去？

老農 我越想越捨不得我家裏的一切東西！我越想越難過，我真後悔——後悔我不該離開自己的老家，你們要走，你們走好了，我應該留下現在家裏變成什麼樣子了，我知都不知道！我非回去不可！我要回去看看——我要回去看看……（興奮——也可以說是難過——極了，說着就往外走）。

大明 （忙跑去攔阻着老農）……

老婦 你別忙走——別忙走……（說着就走過去）

老農 你們不要管，你們走好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大明 不能回去，爸爸，你不能回去！

老農 （掙扎着）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你們不回去算了，我要回去——我非回去不可！

大明 這時候回去又有什麼用呢？

老農 有用，沒有用，我不管！我不能離開我自己的老家，我不能丟掉我自己的老家，我要我的老家！

我要我的老家！你們不要算了，快給我滾開，不要攔着我，我要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可說是快陷入瘋狂狀態了）

正在這無法收拾的情勢中，匆匆地從東邊跑來了幾個男女農民，他們都帶了一點東西。

然是從什麼地方拼命地逃出來的。他們本來是還要往前奔去，一見場上的幾人在那兒擡着扭着，就驚異地停步了。

農甲（驚喘着）大明，何大爹，你們還在這兒幹什麼？

農民們 你們還在這兒幹什麼——還不趕快逃——何大媽不得了了……

大明 怎麼的——怎麼的？

老農 管他們的！都是你們一夥的都是不要老家的！放開我——放開我，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農甲 何大爹，你還要回去——回那兒去，我們村裏全給燒光了！

老農 什麼？

農甲 我們村裏給日本強盜燒完了！

老農（急切地）我家裏呢？

農丙 你家裏還不是給我家里一樣

老農（更急切地）一樣怎麼樣？

農丙 一樣燒光了！

老農 你說什麼？

農丙 也給日本強盜燒光了！

老農 真的？

農丙 可不全燒光了，我們全完了！

老農 （注視着對方，後退着，好像對方是一種可怕的什麼東西，要悄悄避開似地）燒光了——燒光了——燒光了！（頭一句說得慢而低，第二句又較快較高點，到最後一句可就是從心裏爆裂出來似地，同時把雙手一下掩在臉上，好像對於某種可怕極了的事情，不能再看下去了似地。隨着却又像鎮靜下來了似地，慢慢啓開雙手，讓那無力的雙手各自垂落下去。他前額上的頭髮亂披着，雙眼呆視着。像是平靜地又像是無力地）燒光了……燒光了……燒光了……燒光了……燒光了……燒光了……（隨便抓着了近旁的老婦笑一會停下）燒光了……（轉爲哭泣聲）燒光了……燒光了……（悲哭起來）

大明 （走過去扶着老農）爸爸——爸爸——你——你……

老農 （抬起頭來，推開大明）哈哈……哈哈……光了……光了……光了……哈哈……（偏偏倒地走着）

大明 (又走過去扶著老農，凄慘地) 爸爸！

老農 (機械地摹擬著對方) 爸爸——爸爸——(一下提高聲音) 爸爸(撲到兒子懷裏悲傷起來)。

老婦 怎麼得了——他——他……

大明 爸爸，你——你……

老農 (慢慢抬起頭來，看著對方) 你……是你……燒光了……燒光了……(說著就移退着)

大明 (跟上去想扶老農)……

老農 (一站又堅決又憤恨地) 光了——光了——光了——(說着就逼向大明)

大明 (退著見對方來勢凶，就反身躲避)……

老農 (追着憤恨極了地) 光了——光了——光了——

衆人將老農捉着。

老農 (仍嚷着) 光了——光了——

農甲 何大爹，你醒一醒，是日本鬼把我們弄光的。

老農 (切齒之恨) 日本鬼——日本鬼——日本鬼……(一句比一句重地說着掙到台口，捉着他的)

幾人自然只得擁着他跟到台口，其餘的人也不知不覺的跟上前去了。他用力一下掙脫開了衆人的手，自己的雙手抓緊胸前的衣服，用全力撕着，同時喊出最後的一句）

衆人忙又捉緊老農。

老農（到這時候已精疲力盡，只得頹然倒在別人的手裏呻吟起來）……

衆人將老農扶到後邊躺下。

老農的家人都圍上去了。

衆人散開，有的嘆息，有的默默地搖頭，有的垂着頭極慢地踱着，有的同情地望着那一家人。全場就這樣沉默着，只聽見老農那欲斷又續的呻吟，老婦的啜泣。

突然西面遠處送來幾聲鎗響。

衆人驚愕。

農甲 我們老待在這兒，不是辦法！

農乙 我們就走吧！

農丙 往哪邊走呢？

農乙 當然是往西邊去了。

農丙 剛才的鎗聲，不是從西邊來的嗎？

農乙 (轉向衆人) 是的，嗎？

衆人 是的——可不——就在西邊不遠……

農乙 那怎麼辦？

婦甲 這怎麼得了！

小孩 媽媽，我怕！

婦甲 (撫慰着小孩)……

農丙 也許不是日本鬼。

農甲 不是的，我們就走。

婦甲 要是走去碰上日本鬼子，那怎麼得了！

農甲 那兒有這麼巧的！

農乙 沒有這麼巧！在這時候，很難說。

農丙 我看還是等一會……

農甲 等一會等東邊的日本鬼追上來？

婦乙 真是他們追上了，怎麼得了，還是快走吧！

農乙 走去碰上了又怎麼辦？

婦甲 這怎麼辦呢？

農甲 怎麼辦——怎麼辦，走呀！老等在這兒是辦法嗎？（對婦甲）走！他們要等，等他們的。（說着就向

西走，回頭見他的妻子沒有跟着走）你怎麼的？

婦甲 我看……

農甲 你看着日本鬼進來好了！（拖着小孩就走下去了）

小孩（回過頭來）媽媽——媽媽——媽媽……

婦甲（忙追上去了）你等一等——等一等！

婦乙（對農乙）我們怎麼辦呢？

農乙
……

婦乙 我們也走吧。

農乙 (勉強拿起地上包袱來預備走)……

農丙 (也預備要走了)大明你們也該走了吧。

大明 爸爸這樣，怎麼辦呢？

農丙 當然也要弄他走；難道把他丟在這兒不成！

老婦 你就背着他走吧。

大明 (正預備背老農)……

東面遠處送來槍聲。

衆人正要走下，突聞東面槍聲一驚，停步。

婦乙 這怎麼得了！

農乙 (忽然覺醒了似地)還不趕快走！(先跑下)

大明急忙在那兒背老農，老婦幫忙着。

大明 (背起老農，對家人)你們快走呀！

衆人（慌張）快走——快走——追來了——等一等——等一等——一塊兒走……

大明一家人將要走出時，外面人聲：

人聲：前面有一羣人！

——真的。

——在這邊來的。

——是往這邊來的。

大明（還背着老農，在台上，往外望）難道說，前面也有日本鬼追來嗎？

人聲（在外）——怎麼的？

——怎麼回事？

——日本兵來了！

——鬼子兵來了！

——鬼子兵到了我們村子裏了！

——遠不遠？

！就在前面！你們不能過去。

！你們去不得了！

！快走，快走……

新來的一羣難民先上，正奔向東去，原來的難民也跟上來。

農甲 你們快別往東邊去，去不得！

正奔向東邊的難民們都停步了。

難民一 爲什麼？

農甲 那邊也有鬼子兵，我們就從那邊村裏逃出來的。

難民二 那怎麼辦呢？

難民三 前面也有鬼子兵，後面也有鬼子兵，這怎麼辦呢？

難民四 一邊是江水，一邊又是山。

難民一 我們總不能待在這兒等鬼子兵來呀！不管了，我們逃開這方面的鬼子兵再說，再不走，他們馬上就會追到了，這兒隔得那麼近。

農甲 你們往前面去，也很快就會碰上鬼子兵的，我們村裏離這兒也不遠！

難民二 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難民五 我看，我們只有跳到水裏去了！

難民二 那不也是淹死，

難民五 這總比死在鬼兵手裏好。

難民二 死——死，一個人還活着，爲什麼一定要死！

難民五 不死，你有什麼辦法？

難民二 大家想辦法呀，爲什麼就一定要死！

難民五 你想出了什麼辦法，你說出來聽聽。

難民二 我呀……我還沒有想呢。

難民五 你想想看。

難民二 要我想呀？我不準想得出。

難民五 你想不出，你就不要開口……

難民二 我想不出，你想不出，還有這麼多人，也許想得呢。

難民五 你問問，誰想出了什麼辦法來沒有！

難民一 有辦法，還不說出來。

難民三 真是！

難民五 我看什麼辦法也沒有！

難民一 沒有辦法，也不能老待在這兒！

難民三 不待在這兒，又往那兒走呢？

農甲 反正東邊是不能去的了。

難民一 西邊也是不能去的了。

難民四 怎麼辦呢！

難民一 我看，在這兒等死還不如走上前去碰碰運氣。

農甲 我看你還是別去吧，鬼子兵對你不會客氣的。

難民一 管不了那許多，走！（說着往東走）難民中有幾個跟難民一下，大多數的難民都在躊躇着。

農丙 我們怎麼辦呢？

東邊近處突然送來幾聲鎗響。

在場的人們都驚懼地轉望着東邊，先下去的幾個難民奔上，只缺難民。

難民 一鬼子兵！

一鬼子兵來了！

一胡大成給打倒了！

難民 一快走！

一快走！

一小翠快走！

一媽媽！

………

正在這混亂驚惶中，又從東邊近處送來幾聲鎗響。難民中有二人被擊中，倒地。

人聲 (在外) 不准走！不准動！說着就跑上來六個日兵。

尚未逃走的人，不敢動了。那已逃走的人爲一部分日兵追去逼回來了。

日兵一 站好！站好！敢逃往都兒逃！

日兵二 （與日兵一耳語）……

日兵一 （點頭）你們站好！女人都站到這邊來（指右邊）老頭子小孩子都站到這邊來（指左邊）男人——不是老頭子——都站到後面去（指蘆葦前面）快快！

日兵們 快——快——快！說着就粗魯地動手去整理。）

難民們在畏懼中莫明其妙地聽日兵擺佈着。一會兒之後，大概擺佈好了。

日兵一 （見中間倒着一老一壯——就是剛才中彈的兩人）快滾起來！

難民二 （他是個壯年農民，掙扎起來，還沒有站穩）……

日兵一 （將難民二往壯丁隊裏一推）……

難民二 （跌到了同伴們面前，被同伴扶起來了）……

難民五 （他是個老人，掙扎了幾次都起不來）……

日兵三 （走過去將女難民強推向右邊把難民五拖來往左邊跑去）

難民五 (倒在地上苦痛地呻吟着)……

女難民 (爸爸！欲衝過去)

日兵四 (將女難民推回)……

女難民 (還欲衝過去)……

日兵四 (用力將對方一推) 巴格耶洛

女難民 (爲同伴勸阻着了，只好遙望着爸爸躺在那兒呻吟)……

日兵五 (發覺大明背着父親在左邊，就凶狠狠地拖出來)……

大明 他老人家有病……

日兵五 放下他，你到那邊去！

大明 他老人家病了……

日兵五 (舉鎗) 放下放下？

大明 他……

日兵五 (用槍柄打大明)……

大明 (閃避着仍未放下老農)……

日兵五 (將老農拖下來，跌在地上了)……

老農 (跌醒過來了似地，坐在地上定睛一看，像一顆炸彈爆裂了似地，一下掙扎起來對日兵五衝去)你來了!

日兵五 (被老農衝倒了，)巴格(一下爬起來對老農就是一刺刀。)

老婦 (驚叫一聲，想衝過去，却被日兵六阻着。同伴們勸阻着她)……

大明 (正想衝向日兵五，却被另一日兵將他推到後方去了，他還想衝過去。日兵舉鎗威脅着他)

……

老農 (倒在地上，掙扎着)……

日兵五 (望着老農)你還敢!

老農 (還想掙扎起來)你這——你這……

日兵五 (又給老農一刀)……

老農 (倒下，不能動了)……

日兵五 誰敢對我們大日本的皇軍不尊敬，就要得這樣的報應！

日兵四 （在右邊發現出一個老婦，）出來！出來，到那邊去，你太老了，沒有用。

老婦人 （沒有出去）……

日兵四 快出來，到那邊去。我們不要你這老傢伙，（說着就上前去拖出對方來）

少女 奶奶——奶奶！（說着衝出去拖着老婦人）

日兵一 （對少女）我們要你就够了，她太老了，我們不要。（去拖少女）

少女 （死命地不放手）……

日兵一 什麼！（用力一下將少女拖開，推到右邊去了。）

日兵四 （同時也將老婦推到左邊去了）……

少女 奶奶——奶奶！（還想衝過去，却被同伴拖着了，因為日兵一提着鎗等在那裏威脅着。）

日兵四 提着鎗守着左邊。

日兵一看守着右邊。

其餘的四日兵，就提着鎗威脅着後邊的壯丁們，逼他們後退。

日兵二 快往後退！

日兵六 後退！

衆人因那鋒銳的刺刀的迫脅，只得往後移動一下。

日兵二 還要退！

日兵三 再退！

日兵五 再退！再退！

衆人又往後移動一下。

日兵二 叫你們快退！

日兵們索性橫過鎗來推着那些壯丁，把他們推到江邊了！

壯丁們 沒有地方退了！

——到了江邊了，

——不行，不能再退了！

——再退就跌到水裏了！

日兵二 我就要你們這般傢伙下水！

難民們（左右兩邊的）下水！

——大明大明……

——爸爸爸爸……

——小三小三……

——爸爸爸爸……

——哥哥哥哥……

——小桂的爸爸……

——弟弟弟弟……

日兵一 不准叫，不准叫！

日兵四 不准亂叫，誰叫就殺！

日兵一 誰再叫就拉出來殺！

叫聲終于被日兵們壓下去了。

兩旁的難民們望着他們的親人快被四日兵逼下水去了，不敢叫，有些人禁不住哭泣起來了。

日兵四 哭是可以的，准許你們悄悄地哭一下。

日兵一 等一會，同我們好玩的時候，可不准哭了。

那被四日兵逼着的一羣，不能再後退了，他們開始抵拒着了，可是日兵的進逼更緊了，那一大堆人開始有點激動起來。

兩旁的人們也開始激動起來，頗有傾倒過去的勢子，却爲日兵威脅着，又不敢動。在這激動與脅迫的緊張中，終于爆發了。

大明 弟兄們，我們甘心就這樣讓人殺掉嗎？

日兵 誰說話——誰說話——拖出來——拖出來——

大明 是鷄是鴨，臨死的時候，也還要拚命動幾下的！

日兵 抓出來——開鎗——開鎗——不管了！

男聲 弟兄們，我們還等什麼，動手呀！

雜民 動手！動手！打鬼！打鬼子……

大混亂起來了，鎗聲，喊聲，哭聲混成一團。

沒有多會兒，就平靜下來了。雜民死傷了好幾人，倒在地上，有親人在尸旁哭叫，包傷。

日兵們的鎗都擱在幾個壯丁的手裏了，他們解除已死的日兵身上的武裝。

日兵五 （已受傷，想掙扎起來）……

大明 （認得那小鬍鬚是殺他父親的凶手，馬上走過去，就是一刀。）我也叫你嘗嘗刺刀的滋味，

雜民四 我們惹下了這樣個大禍，怎麼辦呢？

雜民六 真是，這樣一來，鬼子兵更不會饒我們了！

農甲 你不這樣，他們就饒了你？

雜民三 真是，像剛才一樣，他們饒了我們嗎？

農丙 這些都是廢話！我們現在怎麼辦？

大明 有了這個（示鎗）還不好辦。

農丙 這幾枝鎗有什麼用！

大明 慢慢地來呀。

難民三 我看這也是空話，我們是不能住在這兒的，你們要放明白點兒。

難民六 要是沒有這個亂子，也許還好辦點，現在！現在！我看怎麼收場！

農甲 還管這些。

難民六 你們年青人跑得快，當然沒有什麼。

難民三 我看空話少說了吧，我們到底怎麼辦。

農丙 我們現在只有從小路走，往北邊兒的山上躲。

難民六 北邊兒的山上，離這兒不近呢，再說，要是經過前面大路的時候，給鬼子兵看見了……

難民三 那有什麼辦法，總不能老待在這兒，我看只好去碰運氣了。

農丙 我看只有這麼辦了。我來給大家說一說。（對眾人）各位，我們老待在這兒不是辦法。

衆人 ！不是辦法，又上那兒去！

！前後都有鬼子兵，

！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農內 我看我們現在只有往北邊山地裏去！

突然西邊近處送來幾聲鎗響，農內和二三人倒地。

衆人 ！鬼子兵！

！鬼子兵來！

！快跑，快跑！

……

衆人往東邊逃跑。

大明 拿着鎗的不要跑了！跑也跑不掉的，趕快躲進蘆葦裏去！

六個拿鎗的人躲進蘆葦裏，預備襲擊。

人聲 （在西邊外面）不准走！不准走！仍開着鎗追上來了幾個日兵！

蘆葦裏的人一齊射擊，先上場的幾個日兵被射倒了。

大明 （領着那幾個人從蘆葦中衝出來，向西邊外面一望）還有幾個（說着就衝出去其餘的幾人都跟着）

西邊外面鎗聲很密。

台上有兩個受傷的日兵還在掙扎着，旁邊也有一受傷的難民掙扎起來，望見日兵掙扎起來，畏懼地想掙扎開去，可是總辦不到。日兵掙扎着想用那上有刺刀的鎗來刺殺那個難民。那難民在滾法逃避中，只得扭着對方武器抗爭着。他們拼命地對搏着，稍遠處的另一日兵想掙扎過來幫助的同伴，可是在他快要達到目的時，却支持不着倒下去了，他還想掙起來，但已無效了。

那個難民同日兵爭執着，日兵終於將鎗上的刺刀取下來，想刺殺難民，在危急中，難民奪過那刺刀來刺中了日兵，日兵倒了，難民也支持不着快要倒下去時，另一日兵掙扎起來，提着鎗想刺殺難民，正在這時候，大明和其餘的幾人復上他們之中，有一人已受傷，為兩人扶着。他們新獲得了幾枝鎗和一些子彈帶。他們一見那個同胞快被那個日兵刺中，大明馬上衝過去一刺刀刺倒了對方。

他們把敵人的武裝解除下來了。

先逃下去了的難民，有幾個回來了。有人去東邊招呼其餘的人回來。

大明把鎗和子彈分給一些年青的男子，他們之中，有的很神氣地背上，有的笑嘻嘻稀奇地觀玩着。

男一 我不會放。

男二 我也不會放，怎麼辦？

有人去教他們。

難民六 這麼麼得了，又打死了這麼多鬼子兵！

大明 不給打死，難道讓這些強盜來打死我們嗎？

男三 真是，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死。

難民六 好了，現在你們打算怎麼收拾呢？

男四 都給扔到水裏去完事。

男三 真該這樣，要是我們剛才不動手，讓這般強盜逼我們，水的話，現在我們還不是死在水裏了。

難民六 把他們丟不丟到水裏，這倒是小事，你們現在都拿着這些凶器，怎麼辦，給人看見了……

男三 怎麼辦，打日本鬼子呀！

難民六 打日本鬼子！我看，頂好還是扔掉那些凶器，趕快逃命吧！

大明 扔掉我們拚了命拿來的東西，正要用來保護我們大家的性命，還能自己給扔開去，決沒有那麼傻。

男三 真是我們打回村裏去，把那些日本鬼子趕走！

羣衆 好的——好的——打回村裏去——趕走鬼子……

大明 不能！我們不能這樣！

大家靜下來，望着大明。

大明 我們現在的力量還不夠，我們不能去給鬼子兵明幹，硬碰我們就要像剛才一樣，等他們不防備的時候，一下跳出來幹掉他們。這樣我們才不會讓鬼子幹掉。

男四 真要這樣才行。剛才要是我們不躲在蘆葦裏，佔在這外面給鬼子兵硬拚，我們一定拚不過，說不定我們會全給打死完了。休想會像現在這樣！

男五 對，我們以後就老這樣幹鬼子兵他媽的。一天幹掉他十幾個，十天就幹掉他一百多！

男六 一個月就幹掉他好幾百！

男七 一年就幹掉他好幾千！

男五 我們再想法使我們這一帶的人們都起來這樣幹，不愁把鬼子兵殺不光，趕不走！

衆人 對——對——我們就這樣幹——就這樣幹——非把鬼子兵趕走不可……

大明 我們現在只有這樣幹了，只有這樣才是生路……

維民六 生路！死看，這樣才是死路一條呢，日本鬼子知道了還能饒你！

維民甲 他們真不會饒我們了！

大明 你們還想日本鬼子饒你們？剛才要不是我們那樣幹掉他們，我們現在還能活着，女人們還不給拉去了！你說，我們現在這樣是生路，還是死路？

維民六 ……………

男三 要是死路，我們早完了！

大明 我現在才明白，我們一味地逃跑，怕鬼子，實在不是辦法，是死路一條，只有像剛才那樣同他們拚一下，才有我們的生路！我們到了這步田地，要是不甘願讓鬼子推到河裏淹死，不甘願讓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女兒，自己的姊妹受鬼子的欺負，不甘願作漢奸的話，我們就應該這樣起來

給鬼子拚！我請問我們除了這條生路，還能有旁的什麼辦法，來救我們自己？

衆人
（無言）……

大明 日本強盜一來，就是我們的死期到了。可是我們不是雞，不是鴨，不是豬，不是狗，我們能服服貼貼地讓人家殺死我們嗎？

衆人 不我們！！我們是人……我們是人……

大明 對了，我們是人，我們不能像雞鴨豬狗一樣隨便讓人來宰殺！我們要在這死裏去求生！我們要使日本強盜知道我們的厲害！我們是不能讓他們隨便宰殺的！我們就是陷在死裏面了，我們也要在死裏求生！我們不能讓人隨便宰殺！

衆人 我們不能讓人宰殺——我們不讓人宰殺——我們要死裏求生——我們要給日本鬼拚——

——拚——拚……

大明 各位弟兄們，我們大家……

難民六 不要忙聽我說，你們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容易，話雖是這麼說，可是……

大明 你以為我們辦不到嗎？剛才的事情就是我們死裏求生的好榜樣，好法子，你不是也親眼看見

的嗎？

難民六

……

男三 不管了，我們現在只知道有這麼一條牛路，我們就走去，這總比讓鬼子推到河裏去淹死強。
難民甲 我看只好這樣了。不過，總不能老待在這裏，天也快黑了，得先找個地方住下再說。

男七 只有那邊山地裏好去了。

男三 好，我們就走吧。

大明 現在不能走，走出去讓鬼子看見了，可不是好玩的，等天完全黑下來了再走。只要我們悄悄的，那大路上有鬼子兵走過，也許不會知道我們。

男七 這地上躺着的人怎樣辦呢？

男三 日本鬼子，只好扔到水裏去。我們自己的人，等一會兒一道抬到山上去擲了。

男五 我看日本鬼子就讓他們躺在地上好了，以後等鬼子兵看見了，也好知道知道我們的厲害。

大明 不好，頂好還是不忙讓他們知道這一帶有我們這樣的人，好讓他們不防備我們，我們多幹他們幾次再說。

男三 這倒不錯。

男五 這樣也好。

農甲從東面走上來，他很驚異地觀望着場上。

小孩 爸爸！媽媽，爸爸回來了！

農甲 這是怎麼的？

大明 你跑到那兒去來？

農甲 我一直跑到大路那面去了，跑了很遠了。我望見前面大路上來了一隊鬼子兵，押着好些東西往這邊走來，我不敢再往前走了；我回頭一聽，這方槍聲也沒有了，也不見有人跟着跑來，我就趕忙跑了回來。剛才到這兒來的鬼子兵呢？

男三 你看，讓我們全給幹掉了。

農甲 真的！（不勝驚喜之至）

大明 你沒有想到吧？

農甲 喂，這裏可不能再待了，那隊鬼子兵從前面大路上走過的時候，準會看見我們的，那就糟了！

難民六 這怎麼得了，我們還不趕快逃？

大明 他們人多不多？

農甲 鬼子兵到不很多，大概有十幾一二十個，可是他們遞送的東西可不少。

大明 那我們再來幹他一次！

難民六 這——這怎麼可以，你不是想把我們大家的老命都送掉嗎？

男六 我看算了吧。

難民二 真是，別再去惹禍了吧。

難民四 爲什麼一定要把老命送掉才甘心！

大明 誰怕，誰就躲起來好了。這樣的好機會能白白地放過，再說我們這兒離大路這樣近，鬼子兵走過的時候，是很容易看出我們這一羣人來的，予其這樣，還不如我們先去埋伏在大路旁邊，等

鬼子兵一到，不防備，我們就幹他們一下，就像我們剛才一樣。

男三 對，這樣還可以多弄到些槍和子彈。

男五 還可以把他遞送的東西給奪來呢。

男七 說不定，那些東西還是從我們村裏搶來的。

男三 不管是不是，我們都要去奪了來。

難民六 我不准你們這樣胡作胡為，拿這麼多人的性命當兒戲。

大明 我們不這樣幹，才是讓鬼子兵來把我們這許多人的性命當兒戲，給送掉呢。

男三 剛才他們隨隨便便地就想把我們趕到水裏去淹死，這才真是把我們的性命當兒戲呢。

大明 我們要那樣反過來幹一下，我們還有活命！

農甲 到底怎麼辦？我看鬼子兵就會來的。

男三 讓鬼子兵先看見了我們可不好。

農甲 我看這兒很容易讓鬼子兵看見我們。

男六 那不糟糕嗎？

大明 真是，予其坐在這兒等死，還不如先下手為強，就像剛一樣。我們要知道，我們現在是沒有旁的

生路了，我們只有這樣幹，才是我們的生路！

男三 就這樣幹吧！

兒子 (呻吟起來)……

老母 大全怎麼的？

兒子 (無力地) 痛……痛得很……

老母 不要緊的，過一會兒就會好點的。

兒子 不會——我知道我是沒有救了……我死了倒不要緊……只是媽——你老人家以後一個人

怎麼過，依靠誰去！

老母 快別說這樣的話……(不禁悲傷起來)

兒子 日本鬼——可惡的日本鬼，我死了，變鬼也要報這個仇！(說着就憤激起來了；可是馬上又弱下

去了) 報這個仇——報這個仇——報這……越說越弱，後來弱到聲音也送不出，終於斷氣了。

老母 大全——大全——……(號哭起來)

農甲 快別大聲哭，讓鬼子兵聽見了，可不是玩兒的。大家的性命要緊！

老母 (抑着聲音哭訴着)……

農甲 (瞭望着) 好像是日本兵來了。

難民六 真的嗎？

老母 (不知不覺地漸漸提高了聲音) 你這日本鬼——你這強盜——野獸……

農甲 小聲點,你怎麼的!

難民六 不是的吧?

農甲 不是的,你看!

老難民 (望了一下) 真的怎麼辦——怎麼辦……(慌忙地找地方躲)

農甲 你鬧什麼!

難民六 你不讓我躲起來嗎?(仍未找到適當的地方躲)

農甲 你就躲在這兒得了,我的老大爺(說着將對方推進蘆葦裏去了)你們都不要着聲!(瞭望)

着東邊)來了——來了!

難民六 我怕!

農甲 (斥責地)怕什麼!

難民六 怕日本鬼來把我推到水裏去了(說着就走出來了)

農甲 你還飛出來幹什麼，日本鬼就到了！

難民六 （忙又退進蘆葦裏去了）……

老母 可惡的日本鬼！該殺的日本鬼……

難民五 強盜！畜牲！

農甲 （厲聲）你們別鬧，好不好！

難民六 （伸出頭來）你這樣大聲嚷什麼，你想告訴日本鬼我在這兒嗎。

農甲 （望了難民六一眼，轉望東方）來了來了！

難民六 （忙縮進去了）……

難民七 （退到老難民躲的地方）

難民六 （推開對方）你到別處去，別到我這兒來害我！

難民七 我怎麼害你？

難民六 你不要管，你到別處去！

難民七 笑話，這又不是你的家！

農民甲 還鬧什麼，（仍望着東邊）近了，日本鬼近了，你們看！

難民七 走到農民甲身旁向東望着。

難民七 真的來了！

難民五 怎麼還不動手！

農民甲 忙什麼過來了，過來了！

難民七 （忙躲起來）

難民六 （對農民甲）你快躲起來，你想給鬼子兵看見嗎？

農民甲 別說話！

難民六 你自己不是也在說話！

農民甲 叫你不要着聲！

難民六 你還不快躲起來，你想害我嗎？

槍聲突起，喊聲大作。

難民六 （本已跨出蘆葦來想拖農民甲去躲，忽聞槍聲忙退回蘆葦中）……

台上的幾人也拼命地喊着

難民五 (掙扎起來想衝出去) ……

女難民 (拖着難民五) 爸爸, 你幹什麼?

難民五 我要去殺日本強盜……

女難民 你不能去! 不能去!

難民五 我要去, 我要報這個仇!

農甲 (也去勸阻難民五) 你空着兩手, 怎麼去殺鬼子, 我們還是來幫着喊吧!

難民五 (激烈地喊了幾聲之後, 終於支持不住, 倒地)

女難民 (忙扶起父親的頭來哭喊着) 爸爸, 爸爸, 爸爸…… (沒有回聲) 我的爸爸! (頭倒在

父親懷裏悲哭起來)

在喊殺聲, 槍聲及女難民的悲哭聲中閉幕。

鋼 錶

人：

- 祖父……六十餘歲
- 祖母……五十餘歲
- 母親……二十餘歲
- 小孩……八九歲
- 王媽……五十餘歲
- 友人……二十餘歲
- 劉二……三十餘歲

日官長

士兵三四人

景：

一間起居室，後方正中有一門通外面院子裏，門兩旁有大玻璃窗，左邊和右邊各有一門通內室。室中陳設着舊式的棹椅，壁上掛有字畫。

地：瀋陽城裏

開幕時：

室內漆黑的，惟有明朗而清幽的月光照在後方的門前和窗上，母親倚在門口，只顯出一個黑影來。外面附近送來「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修寫書文……」隨着又有胡琴聲。先前的那種唱聲停下，跟着胡琴換上這樣的唱聲：「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又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

……同時院子裏有個小孩的聲音學着唱。

外面的那種唱聲突然被這樣一種粗暴的罵聲禁止着了：「鬧什麼，這個不准唱！」
可是胡琴還在繼續響着，小孩還在跟着那胡琴哼着。

母親（抑着聲音）快別唱了，你聽鬼子……

小孩（在外）怕什麼，過中秋節，唱戲玩兒都不行嗎！

母親 你不怕，揍你，看你怕不怕！

小孩（在外）誰敢揍我？

母親 日本鬼子。

小孩（在外）我不怕，我不怕，「八月十五月光明……」

突然又是一種粗暴的聲音喝止了胡琴聲。

母親（忙去把小孩拖到門口）這可不是好玩兒的，快進來！

小孩 我不，我不，我還要看看月亮呢。（掙扎着）

母親 外邊兒冷，乖乖兒的……

祖母 (從右門上) 怎麼的, 燈還沒有開 (開燈) 全兒又怎麼的了?

母親 外邊兒怪冷的, 他不肯進來。

祖母 時候兒不早了, 快進來, 快進來。你來, 奶奶給你好東西吃。

小孩 什麼好東西? (說着就跑進來了)

祖母 (從棹子的茶食盒中拿起一塊月餅來) 你瞧

小孩 月餅! (一下抓過來就吃)

母親 吃完了, 可要睡覺去了。

小孩 我不, 爺爺還沒有回來呢, 我要等他回來才睡。

祖母 真的, 這老頭兒怎麼這樣晚了, 還不見回來 (看棹上約座鐘) 你瞧, 快九點鐘了, 真是!

母親 天黑還沒有多會兒, 那兒就有九點鐘, 這個鐘不準, 壞了。

祖母 他爺爺那個鋼鐵可準極了, 他用了多少年都沒有壞過。

母親 就是送給了小全兒他爸爸那個鐘呢?

祖母 可不就是那個。他就只那麼一個鐘。

小孩 爺爺幹麼不送給我！送給爸爸帶走了！要送給我這會兒不就有用的了嗎？
祖母 說起你爸爸的走，真不能不怪你爺爺，幹麼要放他走好了，現在連這樣的節日都不能大夥兒
在一道樂一樂，真是！

母親 （本來在一旁縫衣服，禁不着長歎一聲）唉！

小孩 媽媽，爸爸到那兒去了，怎麼老不回來？

母親 （不言語）……

小孩 你說呀。

母親 （仍不着聲）……

小孩 （走過去）你怎麼說話！你說！

母親 別鬧！

小孩 我不，我要你說！

母親 （又不言語）……

小孩 你快說呀！

母親 說說什麼！

小孩 說爸爸到那兒去了。

祖母 來，我告訴你。

小孩 （跑到祖母面前）你說。

祖母 你爸爸給你爺爺放出去打鬼子去了。

小孩 （帶着驚喜的樣兒）真的嗎？

祖母 可不。

小孩 （跑到母親面前）真的嗎，媽媽？

母親 誰還騙你！

小孩 （嬉笑着，怪高興的）那才好呢！那才好呢！我也要去！我就喜歡打鬼子！他們常常欺負咱們，打

鬼子打鬼子……

母親 不要瞎說！回頭給人……

小孩 要打鬼子也是瞎說嗎？（用掃帚了）

母親 別廢話了，快睡覺去罷！

小孩 我偏不！

母親 這孩子一點兒大，就是這樣牛脾氣。

祖母 他爸爸小的時候還不是這樣牛脾氣，長大了還是那種牛脾氣，還是不聽娘老子的話，硬要同宋家那個孩子一塊兒跑出去當什麼義勇軍打鬼子！

小孩 有牛脾氣去打鬼子，我就喜歡有這牛脾氣，嚶（得意地點頭）

祖母 打鬼子腦袋打掉了，看你拿什麼去打。

小孩 我的腦袋是打不掉的，就是打掉了，也會波兒一丟又長個出來的。

母親 鬼話少說，一點兒大就……

祖母 唉，真是沒有辦法，有其父必有其子！王媽，王媽！

母親 幹麼？

祖母 叫她泡杯茶喝。

母親 她回家去了，還沒有來，我來泡。

祖母 怎麼這時候還沒有回來

母親 她說吃了晚飯就回來的。

祖母 兒子呢不知跑到那兒去了，老頭子呢又還不見回來，這算過什麼節，唉，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小孩 （這時已沉靜下來，在棹上折紙玩兒，同時哼起「孟姜女」來）……

母親 （聽着那歌聲，漸漸地，不知不覺地停手了，出神地呆望着）

祖母 （不言語，喝着茶）

（王媽匆匆上來）

王媽 （驚怪狀）不好了，老太太！

母親 （驚醒過來望着王媽）什麼？

小孩 （停止了唱，也莫明其妙地望着王媽）

祖母 （很鎮靜地將茶杯放下）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

王媽 宋先生家里出事了！

祖母 那個宋先生的家里！

王媽 就是常到咱們這兒找大少爺，後來同大少爺一塊兒出門去了的那位。

母親 他家里出了什麼事？

王媽 我也不大清楚，只聽說他家里全家的人都捉去了。

祖母 你怎麼知道？

王媽 我回來的時候打那兒經過，碰見他們隔壁兒的劉媽告訴我的。

母親 什麼時候見的事情？

王媽 就是吃晚飯前！

祖母 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大爲不安）

王媽 是呀，這夫不知要受什麼罪呢，一家人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給抓去了！

母親 都給抓去了！

祖母 咱們也要給抓去了！（焦急）

小孩 （有點莫名其妙地胆怯的樣子，靠近了母親）

祖母 這老頭子，還不回來，還不回來！真要把我急死了！

王媽 我看——老太太——人家的事兒，咱們也犯不着……

王媽 (只得退下)

祖母 我真想自個兒夫找他回來了！(不安地，焦急地走動，無目的地地弄弄這個東西又弄弄那個東西)

西)

母親 (好像是自言自語地) 不知宋家幹麼鬧出這樣的事兒……

祖母 還不是因為家里有人不安分！

母親 他家里有什麼人不安分？

祖母 還有誰呢，還不是同你丈夫一塊跑了的那個！

母親 我想不會是這事兒，他們走，沒有外人知道呀。

祖母 沒人知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沒人知道！

母親 果然是這樣，那咱們豈不也會……

祖母 可不，可不！我就正爲這事兒着急，你們却滿不在乎的樣兒，真把人急死了！

母親 我看……

祖母 你看，你看一家人捉去了也是不要緊的！

母親 我是說……

祖母 你說你說什麼，怎麼不對你丈夫多說幾句話，留着他？

母親 我有什麼辦法，他一定……

祖母 沒有辦法，就不用開口。

母親 （很受委曲的樣子只得轉對孩子）睡覺去吧。

祖母 你們可舒服，閑逛的閑逛，睡覺的睡覺，只讓我一個人兒待在這兒乾着急，急死了，急瘋了也沒

有人來理，好吧，好吧……（不禁悽然）

母親 （不敢走開，只得退回來坐下呆呆的。）

小孩 （打呵欠，撒嬌狀）走，我要睡去了。（走）

母親 （不動）

小孩 （較大聲了）我要睡去了，——我要睡去了……

母親 （仍未動）

小孩（更大聲地）我要睡覺去了，聽見沒有？

母親（爲難的樣子）

小孩（大聲喊）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母親（有點煩燥了）聽見了——聽見了。（可未起身）

小孩 走呀！走呀……（拖着母親鬧）

母親 走就是了，鬧什麼！

祖母 鬧——鬧——鬧！我想安靜一會兒都不成！

母親 別這樣兒，等爺爺回來再去。

祖母 等他回來，誰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母親 總會回來的。

祖母 誰不知道他總會回來的，要你說！

小孩 奶奶今兒晚上上怎麼的？

祖母 怎麼的，快把奶奶急死了，氣瘋了。唉，老老小小沒有一個人聽我的話的！

小孩 我可是聽奶奶的話的呀，別冤枉人，你叫我拿什麼我就拿什麼。

祖母 等你長大了，你就不會聽了的，像你爸爸一樣。

小孩 爸爸真不聽你的話嗎？

祖母 他聽我的話也不跑出去了。

小孩 爸爸跑出去打日本鬼子的，你不知道嗎？

祖母 怎麼不知道，就是知道他去幹道事兒，我才不要他去的，可是他……

小孩 幹麼不要他去，日本鬼子那樣欺負我們中國人，去年還不是把爸爸捉去打了一頓嗎？我長大

了，我也去打日本鬼子，他媽的，我不怕他們！

祖母 你這小傢伙，這點兒大也，唉，「有其父必有其子」！

小孩 我將來當了兵，我一個人要拿兩支手槍，這樣（作手勢）拍拍，多打些鬼子。

母親 （有點忘形了）機關槍更打得多。

小孩 （恍然大悟似的，很興奮地）對了，我要拿機關槍機關槍……

祖母 得——得——得，什麼機關槍，雞冠花，還不給我睡覺去，別在這兒瞎鬧，讓我安靜一會兒。

母親 快睡覺去吧，走（牽着小孩往左門去了）

祖母 哎！口也給氣乾了，（走去拿茶囉）茶也冷了，王媽！王媽！

王媽 （在外）來啦！

（王媽出現在門口）

祖母 還有開水嗎？

王媽 有的。

（外面有敲門聲）

祖母 快先去開門，老太爺回來了。

（王媽下）

祖母 這晚才回來，從來沒有這樣過……（走去棹前檢點棹上的點心）。

（祖父上，王媽跟上）

祖母 怎麼這時候兒子回來？

祖父 （怪鬱悶的樣子）有事兒！有事兒！（悶悶地坐下）

祖母 從來就沒有這麼晚過。

祖父 可不，從來就沒有這樣事兒嗎？

祖母 什麼事兒？你今晚上遇見了什麼事兒？（顯然是平和了點，說着，就送一塊月餅到祖父面前。）

祖父 我不要吃，我吃不下。（起身，徘徊着）

祖母 不吃就算了！可是什麼事兒，你得告訴我呀。

祖父 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祖母 沒有用就不可以告訴我嗎？咱們是外人嗎？

祖父 ……

祖母 不說算了，反正我不一定要知道，隨你的便吧！王媽，你站在那兒幹麼，還不倒杯茶。

祖父 ……

祖母 不說算了，反正我不一定要知道，隨你的便吧！王媽，你站在那兒幹麼，還不倒杯茶。

王媽 （忙倒茶送給祖母）

祖母 叫你送給老太爺！

王媽 是是。(送茶給祖父)太太，沒有什麼事兒了吧？
 祖母 沒有了，你睡去吧。

(王媽下，啞場一會兒)

祖母 沒有事兒，咱們也睡去吧。

祖父 你要睡，你睡去好了。

祖母 難道你不要睡嗎，這樣晚了。

祖父 我不要，我睡不着。

祖母 你今兒晚上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兒？

祖父 (只是不安地徘徊着)……………

祖母 我不管了，我睡覺去了。(說着就進右室去了。)

祖父 (自言自語)劉二那小子怎麼會知道的……………這般漢奸王八蛋，我非……………(拍
 棹)

母親 (驚異地跑上)啊，是爺爺回來了？(忙去倒茶)

祖母 (她從右門上) 你在發什麼脾氣罵誰?

祖父 (盛怒) 我罵劉二那王八蛋!

祖母 你幹麼罵他呢?

祖父 他簡直是混蛋! 我不但要罵他, 我還想……

祖母 他本來是個混蛋, 你管他幹麼?

祖父 我不去管他, 他倒來管咱們了。

祖母 他管咱們什麼事兒?

祖父 什麼事兒!

祖母 什麼事兒, 你說呀!

祖父 我說!

祖母 是呀。

祖父 我說劉二那傢伙簡直是他媽的混帳王八蛋!

祖母 這是怎麼回事兒, 你老這麼罵人。

祖父 他這漢奸，我還不罵他。

祖母 他當他的漢奸，干咱們什麼事兒。

祖父 哼，不干咱們事兒，現在的事兒可落到咱們頭上來了。

祖父 （只是焦急地走着）……：

祖母 （有點急了。）你說呀，倒底是怎麼一會事兒？

祖父 要命的事兒！

祖母 （隨便講一句）要誰的命！

祖父 要你的命，我的命，咱們全家人的命！

祖母 你這是什麼意思！

祖父 ……：

祖母 請你明白點講，好不好？

祖父 劉二那小子怎麼會知道了！

祖母 知道了什麼？

祖父 知道了，咱們連生當義勇軍去了。

祖母 (驚駭) 什麼？

祖父 他知道咱們連生當義勇軍去了。

祖母 真的嗎？

祖父 我還來騙你！

祖母 那怎麼得了，那怎麼得了！

祖父 他來同我商量……

祖母 怎麼，他還沒給報告上去？

祖父 還沒有。

祖母 那你就好好同他談，請他看……

祖父 好好同他談，這傢伙，你還有什麼給他好談的。

祖母 難道就讓他報告去嗎？

祖父 ……

祖母 我看事到如今，也犯不着鬥氣了，還是好好地同他談一談，他總是個中國人。

祖父 他是個中國人！我才沒把他當作中國人呢。他是他媽的日本鬼的走狗！無恥的走狗！

祖母 你還管他這些個，只要咱們的事兒他肯留個情面。

祖父 留情面！你有一千塊錢給他許可。

祖母 什麼，他要咱們一千塊錢？

祖父 可不！

祖母 （急了）咱們那兒有這許多錢！去年鬼子他們冤枉連生說他有什麼嫌疑，給敲了一筆大竹槓去，我的金鐲子（指母親）她的幾件金首飾都給變賣去了，才湊足數，救出了連生，現在又在他身上出事兒了！這都是你，都是你不好！你幹麼要放他走！你瞧走得好，現在走出事兒來了！

祖父 他不走，也總會有事兒出的，他們鬼子肯放整他那樣的年青人嗎！

祖母 鬼話，鬼話！事到如今，說這樣的鬼話有什麼用！

祖父 沒用就算！

祖母 算了一家人的性命就這麼算了？

祖父

……

祖母

你開口呀！

祖父

我有什麼辦法？

祖母

沒有辦法，你早知道沒有辦法，你爲什麼放你兒子走？我當時不放他走，你還罵我，現在好了，出事兒了，你滿意了！

祖父

好，滿意了，滿意了。（說着就向右門走去）

祖母

你幹麼？

祖父

不幹麼。

祖母

你究竟打算怎麼辦？看你滿不在乎似的！

祖父

不在乎，好，不在乎。（說着跨進右門去了）

祖母

你看，你看好像不是自個兒家裏的事兒似的！真真把人急死了！

母親

我看，奶奶，您也不用太着急了，慢慢兒地想……

祖母

還慢慢兒地，命都快沒有了！不知你們都是些什麼心眼兒！事兒來了，錢拿不出，也得想個辦法

呀，總不能這麼行着死呀！（一下轉身，急急地往右門下。在裏面懷着錢盒，不出也得想個辦法，總不能這麼待着等死……）

（祖父逃上，祖母也追上在那裏喋喋不休。）

祖父 請你不要再逼我了，劉二那傢伙已經逼得我够受了！

祖母 我這怎麼是逼你！一家人的性命眼看着就沒有了，你可是滿不在乎的樣兒。這叫人怎麼不着急！

祖父 你着急，我比你還着急呢！

祖母 那你爲什麼不想法子呢？

祖父 我有什麼法子可想！

祖母 難道咱們只有這樣等着死嗎？

祖父 ……

祖母 唉，想不到咱們是這樣個下場！（禁不住傷心起來）

祖父 （不安狀）……

祖母 怪老小……男男女女……一齊……一齊都要給拿去……

母親 (勸慰) 奶奶，您不用太難過了，事情究竟怎麼樣，現在還沒有一定呢，

祖母 沒有一定，拿不出錢來就死定了！

母親 那也不見得。

祖母 不見得？你睡着吧！咱們這兩條老命倒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母子也……

母親 (抑着自己的悲傷) 奶奶您……

祖母 連生那孩子也難逃過他們的手的，他現在不知道……(悲泣起來)

母親 (再也抑不止不着他的悲傷了，也跟着悲泣起來)……

祖父 (默默地坐在那兒看着她們悲泣起來) 他媽的，就是這麼辦！

祖母 什麼，你有辦法了嗎？

祖父 沒有旁的辦法，這也是一個辦法！

祖母 什麼辦法，你快說出來聽聽。

祖父 什麼辦法，就是這個辦法！

祖母 究竟是什麼辦法，你說出來，大家知道了也好放心呀。

祖父 這個辦法不見得就能使你們放心。

祖母 你且不用管這個，先說出來聽聽看。

祖父 我要幹掉劉二那傢伙。

祖母 (驚愕) 什麼？

祖父 我要和他拚了！

祖母 (忙去拖着祖父) 不能，你不能去！

祖父 我去幹麼，他回賴自個兒會送上來的。(坐下)

祖母 怎麼，劉二今晚上要來咱們這兒？

祖父 他來拿一千塊錢！

祖母 真的？

祖父 你瞧着好了。

祖母 天呀，咱們那兒拿得出，還是今兒晚上就騙

祖父 所以就只有那個辦法；不是他死就是咱們亡！

祖母 我求你千萬別要這樣！眼前的事兒還沒有了，又去惹事兒。

祖父 不這樣，你又有什麼辦法！

祖母 等他來了，咱們再好好兒同他談一談。我想……

祖父 你想他會饒你嗎？

祖母 他總是個中國人；就算他現在不是中國人，從前他也作過二三十年的中國人；他的父母祖宗都是中國人呀。我想他不會這樣忍心的，活活地逼死了咱們，在他又有什麼好處呢。

祖父 好處大着呢。他可以去報功請賞！

祖母 你別往壞處想吧。人總歸是人，總還有點兒人心。

祖父 人心！他的人心給狗吃掉了！

（有人敲外邊大門。）

祖母 有人敲門！這時候還有誰來？

祖父 準是劉二那傢伙來了。

祖母 這可怎麼辦？

祖父 還有什麼旁的辦法！

(敲門聲更急)

祖母 我着讓他進來再說。

祖父 不讓他進來，你還能趕他走嗎！

祖母 他進來，你可千萬不要……

祖父 王媽！

祖母 你叫她幹麼？

祖父 叫她開門去。

(敲門聲更響更急)

祖父 (更高聲) 王媽！

王媽 來了。(忽忽跑上，她還在扣衣服) 幹麼老爺？

祖父 叫你開門去！

(王媽忽忽下，母親從左門下。)

祖母 你千萬——你千萬……

祖父 不要管我！

祖母 (退開) 這一家里的人都遇到了什麼鬼了！

祖父 (有點開玩笑似地) 遇到了日本鬼。

祖母 不管他什麼鬼，(走上前去) 我求你千萬不要……

祖父 不要作聲。

(友人上，王媽跟上。)

祖母 (仔細一看) 啊，原來是宋大哥(放心)

(母親上)

友人 是的，伯母，老伯都好嗎？

祖父 你怎麼跑回來了？

友人 (對王媽) 外面的門關好了嗎？

王媽 關好了。

友人 (神秘地將門掩上) ……

衆人 (莫明其妙，望着他) ……

友人 對不起得很，今晚上要借你們這兒躲一躲。

祖父 你怎麼了？

友人 我今天進城來給狗發覺了，把我家里包圍起來搜我，我沒有給搜去，家里的人大概全給抓去了。

祖父 你幹麼跑進城來？

友人 有重要的事情。

祖父 我家連生呢，怎麼沒跟你一塊兒回來，他是同你一塊去的。

友人 他——他沒有回來。

祖母 他爲什麼沒有回來呢？

母親 他還好嗎？

友人 他——他還好，還好。(對祖父) 老伯，我一家人已經給鬼子捉去了，大概是兇多吉少。他們的後

事，要是可能的話，還請老伯照料一下，我當然是不能出面的，我又沒有旁的人可托。

祖父 好的。不過咱們這一家人的後事，也快要人來照料了（頓然）

友人 什麼你們家里也成問題了？

祖父 （點點頭）……

友人 那怎麼辦，那你們怎麼辦？

祖母 咱們正在這兒沒有辦法呢！

友人 是怎麼樣個情形？

祖父 劉二那傢伙，你是知道的。

友人 怎麼不知道，在中學的時候還給連生和我同過學呢。聽說他已經作了漢奸。

祖父 這王八羔子，不知道怎麼曉得連生當義勇軍去了。

友人 呀，他曉得了？那麼我家的事兒也是他幹的了！

祖父 他事先怎麼沒去勸你家竹槓呢？

友人 誰不知我家里窮，他怎麼會來自費心思。唉，我家的事兒不用談了，你們家里可怎麼辦呢？

得及想法子，還是趕快想法逃。

祖母 劉二還沒有把連生的事兒報告上去，只要咱們有一千塊錢給他，他就把事兒壓下去了！

友人 你們有錢給他嗎？

祖母 咱們現在那有錢，別說一千，就是一百也拿不出。

友人 今晚你們當然是沒法逃開……

祖母 劉二今晚就要來的！

友人 我看你們還是和他敷衍敷衍，別使他失望；另外就暗地想法逃走。

祖父 逃到那兒去？除了逃到你們那兒，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友人 ……

祖母 我看還是等劉二來了，同他好好地談一談，也許他會天良發現……

祖父 他還有良心！

祖母 照你這樣說來，咱們只好等死了，沒有辦法了？

祖父 沒有辦法？誰說沒有辦法？

祖母 我看你就算了罷，你那個辦法還不是送死的辦法。

友人 你們有什麼辦法？

祖母 他想！簡直是瞎想！

祖父 （對友人）她想幹掉劉二那傢伙，你看怎樣。

友人 我看：自然把這類傢伙給除掉了是應該的，不過你是不是有把握會不會露馬脚，這倒要考慮考慮。

祖父 我考慮得夠了，與其沒有錢給他，讓他去報告鬼子來把咱們捉去，倒不如冒冒險，這樣拚他一下，也許……

祖母 也許，也許死得快點，我看最好還是等他來好好兒地求他，一求，也許……

祖父 也許他就饒了，你是不是作夢！

祖母 你那樣還不是作夢，我這個總比你那個夢好得多，妥當得多！

祖父 他來了，你瞧瞧看吧！

祖母 你讓我來給他說好了。

祖父 你給他說！我看少作點夢吧！

友人 我看，你兩位老人家也不必爭執頂好還是先敷衍他一下，別給他決裂了，再另想法子，比較妥當點。現在我想走了，我在這兒對你們，對我自己都不很方便。

祖父 不要緊，反正他想不到你會在這兒，他來的時候，你躲一躲就得了，我也許還要你幫幫我的忙呢。

友人 真實我現在也沒有旁的地面好躲，我不過是怕使你們更……

祖父 這算什麼，到這時候兒還管這些個！

友人 你老人家這樣，我當然是很感謝的。不過我想我還是離開這里妥當些。至於要叫我來幫忙你老人家……

祖父 怎麼，你害怕嗎？

友人 這倒不是，我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萬一……

（外面敲門聲，大家一驚。）

祖父 這傢伙來了！

祖母 你千萬千萬不要那樣呀！

(外面敲門聲)

王媽 (出現在中門口) 這時候還有什麼人來，給開不開，老爺？

祖父 (決斷地) 開！(對友人) 你趕快躲進房裏去，只要他沒帶武器，我一動手，你就出來幫

助，我這老頭子也許幹不過他。(推宋進門) 可不能袖手旁觀！

祖母 我求你，我求你不要幹這事兒，你會後悔的。(劉二大搖大擺地從中門上。)

劉二 怎麼樣？可預備好了嗎，老伯？

祖母 (很擔心地怯怯地望望祖父，又望劉二。)

祖父 ……

劉二 哦，怎麼不言語？

祖母 (忙陪着笑臉) 劉二哥，您的好意，咱們都知道了，不過實在沒有法子，不用說那樣的數目就

是再減少許多，咱們也實在拿不出來，求求您可憐可憐咱們……

祖父 (厲聲) 別廢話！

錢 銅

劉二 你瞧，還是咱們老伯爽快，我說老伯，您就請快點拿出來，我還有旁的事兒呢？

祖父 (直視對方，思考似地) 拿出來……

劉二 怎麼，捨不得嗎？別這樣兒了，你可要知道，這是很便宜的交易。我要不看咱們，都不是外人，家裏有人當義勇軍，怕不全家砍頭，這你當然是知道的了。

祖母 (急了) 劉二哥，總得請你可憐……

祖父 住嘴！

劉二 真是說這些個廢話，又有什麼用呢，還是拿出錢來，什麼事兒都好辦。

祖母 (又欲說話) ……

祖父 (以目禁止祖母) ……

祖母 (只得隱忍着，退後了) ……

劉二 錢這玩意兒算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祖母 是的……(望了祖父一眼，又停下了。)

劉二 你老人家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用多說了！

祖母 (在一旁自言自語似的) 明白是明白, 拿不出有什麼辦法呢?

劉二 少廢話了! 少廢話了! (對祖父) 快給拿出來吧, 時候不早了!

祖父

……

劉二 (逼近祖父) 到底怎麼樣拿?

祖父

你急什麼!

劉二 你有沒有, 乾脆說個明白。本來我可以馬上報告上去, 還會有更大的好處的; 可是我沒有這樣作, 跑來同你商量, 這我姓劉的對得起你們呀!

祖父

你對得起, 是的, 你對得起!

劉二 那你們就不應該對我這樣不爽快! 你只要明白告訴我有沒有都行, 我倒不一定要你們這點

好處, 反正我不會落空的。

祖父

……

劉二 喂, 到底拿不拿出來? 一家人的性命要緊, 可不是玩兒的。

祖父

……

劉二 說話呀！

祖父 ……

劉二 有沒有？

祖父 有，有，有！

祖母 （一驚；疑懼地望着祖父）……

劉二 有，就行。（反身走去，祖父站起來，欲從後面襲擊劉二，正在祖父快走近他時，劉二從衣袋里摸出一枝小小的手槍來，從右手遞到左手，祖父一驚退後，祖母驚叫一聲。）

劉二 （一下轉過身來）怎麼回事？（說着就從同一的袋子里摸出香烟來）你們放心好了，我不會拿這個來對付你們的，這點情分還有。（說着將手槍放回袋子里。）

祖母 （在惶惑中）謝謝你！

劉二 不過，我要說聲不幫忙的話，日本人自個兒可就會來的，你們得明白點兒。（說着將香烟往嘴里一塞。）

祖母 謝謝您！（說着忙拿火柴擦燃想給劉二點香烟，可是她的手發抖，擦了兩次都給抖滅了。）

劉二 還是讓我自個來吧。

祖父 (雖然厭惡祖母這種行爲，但現在可沒有禁止她的勇氣了，只得翻臉地退到一旁去了。)

……

祖母 ……

劉二 別挨時候兒，不早了。

祖母 ……

劉二 (有點動氣了) 我說你這是算什麼，老不作聲兒。

祖母 劉二哥……

劉二 你還是不用開口，請睡覺去，時候不早了。(對祖父) 我說，你到底打算怎麼辦？

祖父 我有什麼辦法？

劉二 你這是什麼話？

祖父 這是我的真心話。

劉二 那麼你先爲什麼有呢？

祖父 我的意思是說，要錢沒有，要命有。

劉二 我只要你們的錢，我不要你們的命，日本人才要你們的命呢。

祖母 咱們實在……

劉二 你得，你得，免開尊口吧！（對祖父）你真不願拿出錢來是不是？

祖父

……

劉二 你說！

祖父 我還有什麼錢拿得出？

劉二 （有點嚴厲了）你不拿出來？

祖父 不是不願，是沒有？

劉二 你真說沒有？

祖父 （點頭）……

劉二 （更嚴厲了）你敢說沒有？

祖父

……

劉二 (逼近對方) 你敢說?

祖父 (避開) ……

劉二 (跟上去) 你怎不作聲?

祖父 你叫我說什麼好我……

劉二 廢話少說, 拿出錢來完畢。

祖父 有, 我還不早交出來。

劉二 真的沒有錢給我?

祖父 真的沒有。

劉二 你可知道, 你這樣兒, 會得怎樣的結果嗎?

祖父 知道又有什麼辦法?

劉二 我最後再問你一聲。

祖父 你問好了。

劉二 你可要乾脆地答應我。

祖父

……

劉二 你聽着，你肯不肯拿出錢來。

祖父

……

劉二 快答復我！

祖父 我早就告訴你了。

劉二 不行，我要你再說一次，好讓我確實相信你沒有錢拿出來。

祖父

……

祖母 快說呀，只要劉二哥相信咱們，他就不會見怪了。

劉二 你說！

祖父

……

劉二 （冷笑）哼，我早知道你不敢說，好的。

祖母 （對祖父）你說呀，

劉二 不敢說，就拿出錢來！

祖父
……

劉二 (火了) 你怎麼的?

祖母 劉二哥，咱們實在……

劉二 不要你說!

祖父 (突然爆發出來似的) 我沒有錢給你

劉二 好的你瞧着! (反身就走出去了)

祖母 (急忙追到門口) 劉二哥，劉二哥!

(大門碰的一聲)

祖母 (沮喪地退回來，好像站不穩似的)

祖父 (垂着頭一動也不動地待着)

母親 (去扶祖父來坐下)

(啞場片刻)

友人 (復上) 他走了嗎?

祖母 (點點頭)

友人 結果怎麼樣?

祖父 他去報告了。

友人 真的嗎?

(大家不作聲)

友人 這可怎麼辦?

祖父 有什麼辦法!事已至此!

祖母 我想他總不會那樣忍心……

祖父 有什麼不會,這般連狗都不如的東西!

祖母 他也許是恐駭咱們的。

祖父 你別作夢了吧, (對友人) 你怎麼辦?犯不着跟咱們一塊兒抓去。

友人 怎麼辦呢?這時候到那裏去?這樣夜深到外面走動,更容易給他們注意。

母親 我看就是他去報告,不見得馬上就去,我想今晚上總不要緊。

祖母 深夜半更的，大概不會再來了，不過到明天早晨……

母親 我就就明天一清早再走好了。

友人 (望望母親一眼) 那倒一定到明天清早(思慮着) 吧! 沒有辦法，我就借你們這兒待一

下吧，反正，我還有點事兒要辦。現在時候不早了(說着摸出一個鋼鏡來想看可，是一下又給

掩起來了。) 請你們兩位老人家進去歇歇去吧，我就這兒待一下……

祖母 那裏麼好，你也得睡一睡。

友人 不了，我待不了多久的，我就在這兒歇一會就行了。

祖母 (對祖父) 咱們都進去吧，讓宋先生歇一歇。

祖父 (對友人) 少陪了。(進右門去了)

母親 (扶着祖母進左門去了) ……

祖父 (復上) 王媽……王媽!

王媽 (在外) 來了。

祖父 大門關好了沒有。

王媽 (出現在門口) 關好了。

祖父 給木先生泡杯熱茶。(對友人) 你好好休息會兒。(下)

王媽 (進來弄茶) ……

友人 (望掉上的鐘) ……

王媽 這個鐘老不準。

友人 (拿出那麼鐘來對看) ……

王媽 (送茶) 請喝茶!

友人 (忙將盞放在櫈上, 接過茶來喝着)

王媽 您請用點兒吧。(示掉上的茶食)

友人 謝謝。(隨便拿了一塊)

母親 (復上) 宋伯伯, 請隨便用。

友人 好的, 不要客氣。

王媽 沒有事兒了, 少奶奶。

母親 沒有了，你睡去吧。

(王媽下)

母親 (走近棹前) 宋伯伯，他爸爸現在……(一下看見棹上的鐘，拿起鐘來) 這個鐘同他爸爸的
的那個一樣。

友人 是的，是的。(接過鐘來，有意把話頭轉開) 你們這個中秋節過得還好吧。(又拿一塊茶食)
母親 說不上，這年頭兒還沒有什麼心思過節！他爸爸又不在家，現在又出了這事兒，要不是小孩子
吵，誰還有心思去買這些東西！

友人 唉，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母親 請問你宋伯伯，他爸爸究竟還好嗎？現在在那兒。

友人 | 他 | 他還好。

母親 現在在那兒呢？

友人 在 | 在一個地方。

母親 在什麼地方呢？

友人 這——還可不便說得。

母親 爲什麼。

(突然在房內送來小孩的驚叫聲)

母親 這孩子怎麼啦(說着就跑進去了)

友人 (思考着) 怎麼辦, 告不告訴他們呢? 他們已經是這樣情形了, 再要告訴他們……(搖頭)

……不過他臨死的時候, 要我把這個(示鏡)想法帶回來, 並且給他的夫人說……

(母親上)

母親 剛才的話還沒有說完……

友人 小朋友怎麼樣了。

母親 沒有什麼, 大概是作惡夢了。請宋伯伯就告訴我們吧!

友人 沒有什麼再可以告訴你的了。

母親 我不相信, 你是不願意。

友人 我有什麼不願意的。

母親 那你就請詳細告訴我，孩子的爸爸現在什麼地方，他怎麼樣了？

友人 他沒有怎樣。

母親 你總這樣含含糊糊的。

友人 ……

母親 就是他有了什麼不幸，他也應該告訴我。

友人 ……

母親 你這樣不肯說，我也猜得到，我來問你。

友人 什麼。

母親 他不是不在……

友人 你怎麼問這話。（說着避開了）

母親 我要你回答我！

友人 ……

母親 你怎麼不答應我呢？

友人 你請睡去吧，時候不早了，明天再說吧。

母親 你真不願意答復我嗎？

友人 那兒是不願意。

母親 那麼你就不忍心……

友人 沒有的事。

母親 那麼請你答復我！

友人 ……

母親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一定是不在……（快哭出來了）

友人 請不要這樣，請不要這樣……

母親 （忙抬起頭來）什麼，他真的沒有什麼嗎……

友人 沒……沒……

母親 真的。

友人 ……

母親 你說你說！

友人 ……

母親 我知道他是……（低泣起來）

友人 （退開）……

母親 （突然地）不！不！我要你說，他沒有死，他沒有死，沒有死，沒有死。

友人 嗯！好吧。

母親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友人 ……

母親 老實地告訴我，我求你老實地告訴我！

友人 你自己大概也明白了！

母親 我明白了什麼。

友人 ……

母親 明白了什麼……你說，你說呀！

友人 (將鋼鍊給母親) ……

母親 (望望鋼鍊又望望友人) 什麼？(退後) 他——他，也真的……(悲哭出來)

友人 (忙走過去) 快別鬧，給他兩位老人家知道了可不好，你無論如何要瞞過他們，千萬不要使他們知道，這是連生臨終的時候要我告訴你的。

母親 他還說什麼沒有？

友人 他說要好好地教養孩子，常常告訴他，爸爸是怎樣的死的。

母親 (禁不住又高聲哭了) ……

友人 快別這樣大聲哭！

母親 (抑制了自己) 還說什麼來？

友人 他要你不要太難過了，一面教養孩子，一面好好地看護兩位老人家，他說他太對不起你，他非常感激你！

母親 (傷心極了，可又在抑制自己) ……

(外面有人亂敲大門)

友人

(驚愕)……

母親

(驚愕)……

王媽

(出現在門口)這是誰?

母親

還有誰呢!還不是劉二那傢伙去報告!

(外面敲門聲更急)

母親

(對友人)你快躲起來吧!

友人

房裏不能再躲了,躲到那兒去呢?

王媽

我就躲到外面西邊兒那間空房子裏去吧,那裏邊滿堆破爛東西。

母親

好的,反正現在也出不去,快快!

(王媽引友入下)

母親

這怎麼辦呢?

(敲門聲更急,王媽復上)

王媽 怎麼辦，開不開？

母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王媽 我去叫醒老爺他們。

母親 不要不要！

王媽 那怎麼辦呢，反正那傢伙總會打進來的。

（碎一聲巨響，跟着人聲嘈雜，一個日官長，幾個憲兵擁上。）

官長 （對母親）爲的什麼不開門？（就是一耳光。王媽欲去救，給另一兵士推開了。）搜通通都給我抓去！

（兵才有的進右房，有的進左房，揪出祖父，祖母及小孩，小孩在那個兵士手中掙扎哭喊着。）

母親 （忙過去拉過孩子來）別怕，寶寶，別怕。

官長 還有人沒有？

兵士 沒有了。

官長 劉二說的只有這幾個人嗎？

兵士 是的，沒有錯的。

官長 (對祖父) 你的兒子在那兒？

祖父 我怎麼知道！

官長 嗯！你不知道。

祖母 咱們實在不知道，求你饒了咱們吧！咱們實在沒有作過壞事……

祖父 住嘴！廢話事已至此，還有什麼可說的。

官長 你的知道了，爲什麼還要放你兒子去幹那樣的壞事？

祖父 你管不着！

官長 哼，管不着！這就不管着你了嗎？(說着就是一馬鞭打去。)

祖父 你管得着少數的人，你管不着無數的中國人！你管得着我，這樣的老頭子，你管不着中國的年

青人！

官長 你瞧她不是很年青的吧？也證我……

(說着就用手去弄母親的臉)

母親（一下給推開了對方的手）……

官長 還敢這樣好的回頭，我給你瞧瞧我的厲害，帶走！

異士 這個小孩呢？

官長 也給帶走好了。

小孩（掙扎不走）……

官長 等一等，小孩不帶走，留在這兒也好，他的還有用處，他是跑不掉的。

兵士（指王媽）這個呢。

官長 他是什麼人？

祖母 我家的用人。

官長 就留下她看這孩子（對王媽）你可要當心，有人來你可來報告。

（兵士們先帶着祖父母往外走。孩子同母親不肯分離，被兵士拉開，將母往外拖走。）

孩子（走上去）媽媽，媽媽……

母親（欲回身）孩子，孩子，我的寶貴……

官長 (推開小孩)滾開!

孩子 (又衝上去)媽媽……

官長 (一下推開了孩子)他媽的,你再來!(拿着馬鞭威脅着)

孩子 (爬起來再衝上去)你這鬼子!

官長 (順手就是一鞭打去)

孩子 (向官長衝去)你打——你打……

王媽 (趕快去抱着小孩,不許他去)……

祖父 (已到門口)王媽,你好好地看管着孩子!他是……

兵士 快走!推祖父)

母親 孩子——寶寶……(哭出來了)

孩子 媽媽,媽媽……(也哭出來了)

(他們全都下去了,只留下王媽和孩子。)

孩子 (還想衝出去)媽媽,媽媽……

王媽 (忙去拉回孩子來) 媽媽去就會回來的。

孩子 (掙扎着) 我不，我不，我要媽媽，我要媽媽……

(孩子掙扎哭叫着「媽媽，」拚命要追上去，王媽盡力阻着他，正在這時候，友人偷偷地溜來。)

王媽 宋先生，你快……

友人 不要作聲！怎麼樣，都去了嗎？

王媽 去了，他拚命要去，你看……

友人 不要去，去幹麼呢？日本鬼子對小孩是不會好的。

孩子 那麼對媽媽他們呢？

友人 對大人不要緊。

孩子 真的嗎？媽媽他們還會回來嗎？

友人 會回來的。你乖乖地等着好了。

孩子 真的就會回來的嗎？

友人 你睡覺去吧。

孩子 我不睡了，我要等媽媽他們回來。（依到棹前）

友人 吃點糖吧。

孩子 我不要吃，（坐下。呆呆的）

友人 （走過來）王媽。

王媽 （本來是呆呆地坐在那兒，忙站起來）什麼，宋先生？

友人 以後就要靠你照管他了（說着回視小孩）

王媽 這怎麼行，我看你還是帶他到他爸爸那兒去的好。

友人 他爸爸……（給對方耳語）

王媽 （驚愕）真的嗎？

友人 （點頭）……

王媽 我的天呀！這孩子真可憐！

友人 所以要請你……

王媽 說良心話，我倒不是不願意，只是我這上了年紀的人，說不定那天就……

友人 別說這樣的話，王媽你想急……

王媽 我看還是大少爺，你帶他去找點兒。

友人 現在不能夠，我還有重要的事情。

王媽 總想他能跟我待多久呢，萬一我有什麼……那可怎麼辦，誰又來看管這可憐的孩子呢？

友人 ………

王媽 （自言自語）可憐這點大，媽媽爸爸就（說着就去摸摸孩子）

孩子 （禁不着悲傷起來）……

王媽 （忙安慰對方）快別哭，媽媽就會回來的，爸爸也會回來的。

孩子 爸爸真會回來嗎，宋伯伯？

友人 他——會回來的，你乖乖兒的。

孩子 爸爸回來了，我要告訴他，鬼子把媽媽他們都捉去了，我要叫他帶義勇軍來打這裏的日本鬼

子。

王媽 好的，你乖兒的。

孩子 我也要跟爸爸一塊兒去打！

王媽 好的，好的。

孩子 一個一個地打死他！他媽的！

王媽 啊，你有這麼大的本事，真了不得！

孩子 （很得意地點頭）嚶！

友人 王媽，我得去了。

王媽 怎麼，去了？

孩子 （走過去）宋伯伯，你不要去了，等爸爸回來，咱們一塊兒打日本鬼去。

友人 好的，我去辦點事情再來。

孩子 真的嗎？

友人 ——好的，好的。

孩子 一定要來的呀！

友人 好的。王媽，我去了，你先看管他一些時候，以後再想法子（撫慰孩子）你好好的……

王媽 沒有法子，只好這樣過些時再說了，好你請放心好了！

友人 （躊躇了一下，毅然轉身就走。可走到門口一下又回轉來掏出那鋼錶來交給孩子）

孩子 （接過錶來）幹麼？

友人 你拿着好好地帶着，這是……你好好地帶着，別給弄壞了。（說着往外走）

孩子 好的，謝謝你，快點來呀！

友人 好的。（下）

孩子 （很高興地）好了，爸爸就要回來了，爸爸要是在家裏，日本鬼子一定不敢捉媽媽他們去。你

說對不對？

王媽 （忍着淚）對對。（撫着孩子）

孩子 我爸爸兇着呢！我長大也要像爸爸一樣當義勇軍帶很多的兵打日本鬼子，我吹號（用口吹起號來，並在房裏作正步走，他興奮極了！）

王媽 （望着他，忍不住啜泣出聲）

孩子 (一下發現王媽那樣很是驚異走過去) 你怎麼的, 王媽?

王媽 沒有什麼, 你玩你的吧。(避開臉)

孩子 不, 沒有什麼的。我要你告訴我!

王媽 (轉過來, 望着孩子) 可憐的……(激情地一下緊抱着孩子嗚咽起來)

(幕下)



磨刀樂

人：

兵甲

學生數人（男女均可）

兵乙

觀眾多人

兵丙

兵丁

兵戊

兵己

兵庚

兵辛

排長

景：

古廟大門前的一個空場上，大門前有石級，空場倒臥着一些石條及石塊。或是在任何一個空場上都可以，只要那裏有些可坐，可磨刀的石頭就行了。如在廟門前，觀衆就圍在三面，如在普通的一個空場上，觀衆就圍在四面。

開始的時候，有兵甲，兵乙，兵己，兵庚，在場。兵丁，兵己，兵庚，坐在一旁。兵甲與兵乙擗角玩。男女老幼的觀衆圍着看。

兵甲與兵乙都拚命地角鬥着。兵甲顯然很佔優勢，兵乙幾次幾乎被兵甲擗倒。

兵庚

(笑着) 楊德勝不行——輸了——哈哈！楊德勝要輸了——哈哈……

兵己

(口吃)……老楊使……使勁兒！

兵庚 楊德勝，得不了勝呀，哈哈……

兵己 抓……抓緊，老……老楊抓……抓緊！

兵庚 劉劍標，你快點一下，倒捧他完事吧。楊德勝吃奶的力氣都使完了，你看他可憐的樣兒，哈哈……

兵己 （對兵庚憤然）你……你才可……可憐呢！

兵庚 （並未動氣）我怎麼可憐？

兵己 你……你怎麼不……不可……可憐！

兵庚 （有意和對方開玩笑）我……我怎麼可……可憐？

兵己 你……你不……不可……可憐，就……就來同我拚……拚一下，（作勢）你……你敢嗎？

（他欺負對方個兒小，好像自己很有把握似地。）

兵庚 （仍在開玩笑）我……我不……不敢。

兵己 我料……料定你不……不敢。（很神氣的樣兒，轉過身去望見兵乙正在一旁拂拭身上的塵土）怎……怎麼的？

在兵已開始給兵庚爭執時，兵乙就被兵甲摔倒了。

兵庚 怎麼的！讓我們劉大哥摔倒了，你還不曉得！

兵已 我不……不要曉……曉得（很不悅的樣子，說着就轉身要走了。）

兵丁 羊怎麼鬥得過牛呢。

兵庚 老劉和尚想找人給他拚一拚。

兵甲 什麼，和尚婆我給他拚一拚？他媽的，來吧，（說着就跑到兵已面前）和尚，你想給我拚一拚，不是？

兵已 誰……誰給你……你拚

兵庚 和尚不敢呀——和尚不敢呀……

兵甲 （回過身來，摩拳擦掌地）誰來——誰敢來不要緊的——來吧……（一邊說一邊闊步地走着，像個挑戰的鬥士，很想顯一顯身手似地。）

兵庚 去給他拚一拚，和尚怕什麼，日本鬼那麼厲害的炮火，還不怕呢。

兵已 他又不是日本鬼！

兵甲 真是怕什麼呢。

兵庚 這點兒勇氣都沒有，還要到前綫去打日本鬼子。

兵甲 真是來吧！

兵丁 你們算了吧，把勁兒留到前綫去打鬼子吧。

兵庚 先這樣煅練，煅練身體也不錯。

兵丁 你自己怎麼不去煅練煅練呢！

兵庚 我已經煅練好了。

兵己 你……你煅……煅練好……好了……來……來……來我……我跟你……你拚……拚

一拚（說着就走過去）

兵庚 （起身避開了）……

兵己 （追上去）……

兵庚 （在圈子裏逃跑着）……

兵己 （也就追逐着）……

兵甲 (走過去攔着兵已) 同我來好了。

兵已 (推開了對方, 又欲追去) ……

兵甲 (又去把兵已拖着不放) 有本事, 同我來好了。

兵庚 真是, 人家一定要你拼一下, 你却不敢真丟人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前!

兵丁 (覺得好笑) 他媽的你自己呢!

兵庚 (無話可說, 只好一笑了之) ……

兵已 他……他媽的, 我……我不信, 來……來就……就來! (說着就將衣服脫下, 扔到兵乙手裏。就

回過身去預備拼一拼)

兵甲 和尚, 我看還是算了吧, 當着這麼多人, 跌在地上, 弄上一身的灰土, 像個灰雞婆似的, 可有點丟人。

兵已 你……你不……不要管!

兵甲 好的, 來吧!

兵庚 (拍着手) 好呀, 來呀!

兵丁 看灰雞婆鬥牛吧！

羣衆中引起了很多笑聲。

兵甲與兵已鬥起來了。

開始兵已頗爲得勢。

羣衆歡叫着助威。

兵乙（很興奮地）用力——用力……

兵已開始失勢了。

兵庚（很興奮地）快——快給摔下去——快給摔下去！

兵乙（對兵庚）你讓什麼！

兵庚 你沒有囉？

兵乙（無話好說，只好掉頭不理）……

兵甲與兵已角鬥得很激烈，結果是兵已被兵甲摔倒在地上了。

兵庚（頗爲愉快）灰雞婆——灰雞婆……

兵丁 你這個傢伙，總是幸災樂禍。

兵庚 （並不理睬，可改哼着一種歌，仍是很愉快地……）

兵己 （拂拭着上的灰土）我……我不……不相信，改……改天，我……我還要跟……跟你來……
：來一下！

兵甲 好的，奉陪。

兵庚 （唱得比較高聲了）……

兵乙 唱都唱不來，那兒是你那樣唱的！

兵庚 （停唱）那麼是怎麼樣唱的你唱給我聽聽呀。

兵乙 唱給你聽聽！

兵庚 是呀，你會唱，唱出來聽聽。

兵乙 （實在自己也知道唱不好）……

兵庚 你說我唱得不對，你唱呀……怎麼不唱。

兵乙 （有點窘狀）……

兵己 他……他媽的，我……我……我唱給……給你……你聽！

兵庚 好呀！你們各位聽……聽我們和尙哥唱……唱歌。

兵己 （倒有點心怯了）……

兵庚 唱呀，怎麼的？

兵己 唱……唱就唱有……有什麼了……了不……不得……了幾聲，就風開口就很認真唱起來。他那口吃的毛病很未完全免掉，同時他還唱得很不入調，讓人聽了不能不發笑。雖然很同情他那種熱誠的樣子。）

兵甲 你了吧，你這唱的是什麼調門兒！

兵己 （停唱）你……你會唱你唱……唱看。

兵甲 我沒有說我會唱。

兵己 量……量你也不……不會唱！

兵甲 不會唱就不會唱，這算什麼，回頭等那幾個學生來了，再要他教一教，還不是就會了。

兵丁 他們大概不會來了，昨天他說吃過午飯就來這兒教我們，這時候還沒有來。

兵庚（對羣衆）你們諸位，那一個會唱這個歌嗎？

觀衆八 什麼歌，叫什麼名字？

兵庚 叫——叫——（轉問兵丁）叫什麼？

兵丁 叫「□□□□□」

兵庚 對了，就叫「□□□□□」，我正想說呢，你們有人會嗎，教教我們，這個歌很好聽的。

觀衆 不會——不會——沒有人會。

兵庚 我看還是我老兄會一點兒，你們要學的話，我來教你們。

兵丁 你老兄算了吧，還沒有出師，就想收徒弟了。

聲音（在圈子外面）什麼事，這兒這麼熱鬧，三個學生出現在圈旁，向圈裏探望。

兵甲 對，那不是，快——快來教我們唱歌！（說着就走向三學生，對其中一個）你怎這時候才來？

兵庚 你不是說吃過午飯來的嗎？

學生（走進圈子裏）因為到處去講演了一陣，所以來遲了。（四顧）你們這是幹什麼？

兵庚 等你來教唱歌呀。

學生 怎麼給弄了這麼多的人來！

兵庚 (指兵甲等) 他們要把戲了。

○生 什麼把戲，我也來看看。

兵甲 沒有什麼好看的，快教我們唱歌吧！

兵庚 你先教好了歌，再叫他們要給你看。

兵丁 鬥牛的把戲沒有什麼好看的，快教我們唱歌吧。

觀眾 唱歌——鬥牛——鬥牛——唱歌……

學生 好好，我來教諸位唱歌。不過在未唱歌之前，我有幾句話對諸位講一講，因為今天有這麼多人，在這兒是很難得的機會。

兵甲 什麼話，快講！

學生 各位都知道，自從「八一三」抗戰以來，現在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各位以為我們到底拚得過日本鬼子，拚不過？我們將來會不會勝利？

觀眾九 (是個老學究的樣子) 這很難說。

觀衆三 我看不見得拚得過。

兵甲 拚不過他媽的，在「一二八」，我就幹掉過好幾個鬼子，你們沒有看見他們那種怕死的樣兒！
觀衆三 你吹什麼牛！

兵甲 吹牛！你瞧，我還掛過彩呢。你們看。（說着就伸出一隻手來，沿着圈子給觀衆看。）

兵己 那……那麼一點兒，算……算什……什麼！

兵甲 （逼近兵己）不算什麼，要打他媽死才算數嗎？

兵庚 那時候打死了，現在就不能再去殺日本鬼了，你知道嗎？

兵甲 真是我他媽的那次要給鬼子打死了，這次打鬼子可就沒有我了。

兵己 沒……沒有你……你還……還有很……很多……多人呢！

學生 你們不要鬧了，讓我來講幾句話，就教你們唱歌。

羣衆 好的——好的——快講——快講……

學生 （站在一塊石頭上）既是提到了「一二八」，就讓我們先來談一談「一二八」，諸位都知道，「一二八」是我們六年前開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光榮日子，「一二八」以前，好些人

都以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皇軍」是怎樣了不得！可是我們在「一二八」給那了不得的「皇軍」一拚之後，却知道了「皇軍」並不見得強到什麼樣，我們也並不見得弱到怎麼樣。兵甲可不是我在「一二八」就親眼看見過鬼子兵不靈，見了我們衝鋒就嚇得什麼似的，胆小透了！

學生 他們以爲四十二小時內就可以隨便佔領了全上海，可是他們拚命打了整整的一兩個月，調換過大將，還幾次調來援兵，還是沒有真正打敗我們。「一二八」的抗戰，使我們相信了我們的抗戰力量的堅強，偉大！

觀衆三 相信了，又有什麼用！還不是老吃敗仗！

學生 是的，你大概是見了這次抗戰以來，我們的上海終於落在日本鬼子手裏了，甚至南京、杭州、濟南，還有好些地方都陷在敵人的手裏了，就不敢相信我們真有力量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都不相信我們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是不是？

觀衆三 這還用說！

兵丁 我也有一點兒不敢相信，日本鬼子的炮火太厲害了，在「一二八」，我是見過的。

學生 是的，日本鬼的武器是比我們的精良，比我們的充足，可是靠這武器的精良和充足就可以把我們中國人打死完嗎？就可以把我們的土地給佔完嗎？就可以消滅我們的抵抗力量嗎？諸位放心，絕不能的！

觀衆三 不見得吧，我們的兵士，我們的土地照這樣犧牲下去，恐怕有點吃不消吧。

學生 我們倒不必因為目前軍事上一點的失利，就認為我們的抗戰力量薄弱，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這次是傾全國力量來對付我們的抗戰的，上海方面的戰爭，當初好些人都以為我們是支持不了多久的，因為日本在上海配置的兵力是很雄厚的，武器是最精良的，可是我們英勇的戰士都整整地給日本鬼拚了三個月，我們固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日本鬼受的損失也很大，我們能在上海抗戰這樣久，日本鬼受到那樣大的損失，這是很明白的事實，這事實是證明了什麼呢，你們說？

觀衆二 證明了我們抗戰力量並不弱。

學生 對了，這是極明顯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

觀衆一 這是當然的。

觀衆三 可是上海還是讓日本鬼打下來了！

學生 上海雖說終於失守了，可是我們就能看不起我們抗戰三月？使日本鬼受了很大損失的力量？

憑良心說，這是表示我們的抗戰力量堅強還是薄弱？

兵甲

日本鬼的火力，那麼凶，我們薄弱，還能拚那麼久，使鬼子受那麼大的損失嗎？

觀衆三

可是上海還是讓日本鬼打下來了，你又有什麼辦法？

學生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上海方面的力量，不過是我們全中國的兵力的一小部分，同時我們還有一種最大最強的，力量還沒有拿出來呢！

觀衆四

什麼力量？

學生

你們猜猜看。

觀衆四

有錢的人還沒有拿出够多的錢來。

學生

有錢的人拿出錢來，自然是可以加強我們抗戰的力量，不過這還不算我們最大最強的方

觀衆八

我們還有什麼最大最強的，力量？

學生 你們再猜猜看（停了一會兒）我們最大最強大的力量不是別的，就是我們無數的民衆，無數的老百姓的力量！我試問，到現在爲止，我們老百姓在這抗戰中都拿出力量來了嗎？都起來參加了嗎？

觀衆四 到那裏去參加，怎麼個參加法？

觀衆八 空着兩手，有什麼辦法！

學生 這些事且等一等再說，我先來問，我們老百姓的力量，拿出來了沒有？

觀衆十一 當然沒有！

觀衆四 我的力量就沒有拿出來，我還一個日本強盜都沒有殺到呢！

觀衆八 我也想殺他媽的幾個日本強盜！

觀衆五 我想殺他幾十個！

觀衆七 我想殺他幾百個！

觀衆十 我想殺他幾千個！

觀衆九 我一個人只想殺他一個就夠了。你們要知道日本鬼並沒有多少，懂嗎？

學生

日本鬼子把我們中國欺負到這個樣子，我相信我們中國人沒有一個不願給日本強盜拼，不應該給日本強盜拼的，可是在過去的幾個月，的抗戰中我們老百姓的力量就沒有拿出來，只靠正式的軍隊在那兒拼命支持，這就是日本強盜能那樣快地攻下南京進佔杭州及其他許多地方的主要原因。要是我們民衆我們老百姓，都組織起來都武裝起來，不但可以使敵人的行軍受到牽制，受到打擊，並且還可以使敵人不致深入各地去屠殺搶劫我們，頂多他們只能佔據着大城市，交通方便的地帶。

觀眾三

就是我們老百姓組織起來了，武裝起來了，可是我們這樣的人，怎麼打得過人家訓練得很好的軍隊，還不是容易給人家打散了嗎？那還能有什麼力量拿出來？

學生

你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力量，我來舉出些簡單，明顯的事實，證明日本強盜是絕不能消滅我們抗戰力量的——尤其是我們老百姓的力量。東北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佔去了好幾年了，這是各位都知道的。

觀眾三

知道了，又怎麼樣？

學生

在這日本強盜去了好幾年的東北，有無數的抗日義勇軍活動着，各位知不知道呢？

觀眾十一 怎麼不知道

學生 可是在這幾年以內，我們東北的抗日義勇軍，並沒有被那武器精良又有訓練的日本兵消滅掉。這些義勇軍，大多數也都是種地耕田的老百姓，他們那種抗戰的力量不但沒有被消滅，反倒越來越大，使得日本強盜一年到頭，時時刻刻都在提心吊胆，東奔西跑，遭受了不少的損失；總不能奈何我們老百姓的那種力量！

觀眾八 讓鬼子多損失點，才痛快呢！

學生 我們再就「八一三」抗戰以來的情形看，最明顯的，如在山西的北部和東部以及河北的西，我們都打退了好些日本鬼，奪回了好些地方。這雖說是得力於那方面第八路軍的作戰方法特別好，可是同時也是因為那方面的老百姓漸漸起來，拿出他們的力量來給鬼子拚，才能得到那樣的結果的。那樣的作戰方法，要是沒有老百姓來參加，是不會有那樣好的效果的。這樣的事實是表示我們老百姓沒有力量嗎？是表示我們打不過日本強盜嗎？是表示我們的抗戰力量沒有了嗎？

觀眾四 沒有還能打退了日本鬼，奪回了好些地方嗎？

觀眾九 不要忙，倒要請問你說山西那方面的作戰方法特別好，究竟是怎麼樣的方法？可得聞乎？
學生 那種作戰的方法是我們這受欺受壓迫受宰割的民族，我們這武器不及人家精良，軍備不
及人家完善的國家，最有益處的抗戰方法。

觀眾九 究竟是什麼樣的方法，難道說，事關軍機，未便洩露？

觀眾四 請快說出來聽聽！

學生 不是別的……

觀眾四 是什麼？

觀眾八 別着聲！

學生 就是游擊戰！

觀眾五 游擊戰？

觀眾六 什麼叫游擊戰？

觀眾八 游擊戰是怎麼回事？

兵甲 游擊戰都不知道！

觀眾四 你說看游擊戰是什麼？

兵甲 游擊戰就是游擊戰，我早聽見談過了！

觀眾八（對兵甲）我看你也同我一樣，半斤八兩，莫明其妙！

學生 讓我來簡單地談一談這游擊戰。其實我也不見得就很明白其中的奧妙。

觀眾 不要客氣，客氣幹什麼——快說吧，快說吧……

學生 第一我們要明白，游擊戰是我們被壓迫的民衆——老百姓抵抗我們的強敵最了不得的武力，最有效的方法。這游擊戰是從民衆——老百姓裏面產生出來的，它是真正的民衆武力。這由廣大的民衆——老百姓幹起來的游擊戰，是最能發揮我們老百姓的抗戰力量，最能使日本強盜吃虧的好方法。其次我們要明白，游擊戰不是等閒敵來打的方法，你們想想，日本鬼的武器比我們精良，充足得多……

觀眾九 不錯——不錯。

學生 所以我們老是守在那兒，不去進攻敵人——爲守着一個地方去進攻敵人，那我們在敵人那精良充足的武器之下，不但犧牲特別大，並且還不一定保守得着那個地方。

觀衆三 那當然，我們怎麼抵得過人家！

學生 可是我們也用不着就害怕起來，我們自有我們的妙法。

觀衆四 什麼妙法？

兵甲 游擊戰呀。（對學生）對不對？

學生 對——一點兒也不錯。我們的游擊戰就不是等着捱打的，恰恰相反，是隨時隨地都在進攻我們的敵人的。游擊戰是進攻的，不是防禦的。以進攻來防守的游擊戰進攻敵人是妙不可言的。它總是來無蹤去無影，敏捷神速極了。它專門找敵人的弱點進攻，我們只要知道了拚得過敵人的時候，或是敵人不防備的時候，就悄悄地去一下把敵人幹掉了。要是我們知道實在拚不過他們，那我們就暫時躲一躲，一有好機會，就再下手；或是暗地裏聯合幾處的游擊隊來，乘着不防備時就動手。

觀衆九 這就叫作「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出其不意，乘其無備」，此乃兵家之勝算也！你們懂嗎？

（頗爲自得）

衆人 （發笑）……

觀眾九 你們笑這是正經話！

得生 這真是正經話游擊戰就要這樣才能打勝仗。

觀眾四 我們不是笑他說的話，是笑他說話的樣子。

學生 我們的游擊戰就常常這樣去打鬼子，可不讓鬼子來打我們。

觀眾六 這怎麼辦得到？

學生 當然辦得到；要是辦不到，那還罷了，是打游擊戰！我已經說過，我們知道了某一處的日本鬼子，

我們拚不過，或是他們有防備的時候，我們就躲起來使敵人怎麼樣也找不出我們來。

觀眾十一 找不到我們，他們當然沒法打我們。

學生 鬼子兵計沒法打我們游擊隊，只有我們游擊隊打鬼子兵的；因為我們游擊隊總是想法躲着，

不讓鬼兵知道；隨時隨地都預備着打鬼子兵，機會一到，一下就跳出來，打他個痛快！

觀眾四 我他媽的這樣去幹一下，才痛快呢！

學生 誰都可以這樣幹，誰都應該這樣幹，只要是不願看着自己的親人，我們中國同胞，被日本鬼屠

殺奸淫，只要不願看着自己家破人亡，不願看着自己的家鄉，被日本強盜燒毀，蹂躪，只要不願

看着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土，一塊一塊地喪失，不願作日本強盜的奴隸，不願作亡國奴，我們老百姓，都應該這樣幹。這游擊戰是我們老百姓收拾日本鬼最好的方法！

觀眾十 游擊戰既是這樣好，我們爲什麼還要用大隊人馬堆在一個地方，等日本鬼來對拚呢！

學生 這就叫作陣地戰或主力戰。這陣地戰是保衛一種重要的地方或阻止敵人迅速地前進的。它使敵人攻打我們一個地方很不易得手，要消耗很大的力量。

觀眾十 這樣說起來，陣地戰也有陣地戰的好處了？

學生 那當然，陣地戰也是很需要的。

觀眾四 他媽的，我們陣地戰，游擊戰都來，看他日本鬼怎麼辦！

觀眾九 這就叫作「雙管齊下」，你們懂嗎？

學生 不過……

觀眾九 （他以爲學生對他的話有什麼異議）不過什麼？

學生 不過在目前日本強盜深入了我們各地的時候，我們是特別需要游擊戰來對付他們的。游擊戰的效果，是特別大的。比方說，你這隊游擊隊在這兒同鬼子兵糾纏着，他那隊又在那兒同鬼

子兵糾纏着，我這一隊又在另一個地方給鬼子兵幹着，還有許多許多游擊隊在許多許多地方不斷地給日本鬼幹着，這樣一來……

觀衆九 日本鬼子就「應接不暇」了，哈哈，哈哈！

學生 這樣一來日本鬼就沒有辦法，非精疲力盡不可。隨時都在提心吊胆的，他們只好一大堆一大堆地躲在我們的大城市裏，不敢到處跑去。我們就等在那周圍……

觀衆四 跑出一個就捉他一個，兩個就捉一對，像捉王八似的。

衆人（發笑）……

學生 好的，我們等在周圍，想法使我們的勢力一天一天地大起來，或者去聯合起附近的游擊隊來，我們確實知道拚得過那裏的日本鬼或是他們沒有防備時，那我們就——像這位老先生剛才說的——「出其無意，乘其不備」，一鼓作氣，把那城裏的日本鬼子通通給幹掉，奪回我們的城市！

觀衆九 這辦法不錯妙！

學生 游擊戰還要有妙處呢！

觀眾四 還有呀？

觀眾 快說——快說……

學生 我不是已經說過，打游擊戰常常是躲起來等鬼子兵不防備的時候去打他們的嗎？這樣，我們看得清楚他們，他們可看不清楚我們，我們游擊隊就常常在暗處，鬼子兵就常在明處了。你們說明處佔便宜呢，還是暗處佔便宜？

觀眾二 當然暗處便宜。明處不容易打着暗處，暗處就容易打明處了。

觀眾九 這就叫作「吃暗虧」！你們懂嗎？

學生 真是，我們游擊隊總是給敵人「暗虧」吃的。這樣的「暗虧」鬼子兵是吃不消的，那怕他們的武器好，武器多都是沒有辦法的，什麼飛機，大炮，坦克車，毒瓦斯都沒有用處。

觀眾四 爲什麼呢？

學生 因爲我們常在暗處，我們常是在夜裏，只是在他們不防備，在他們想不到的時候去幹他們的。我們同他們一交戰，多半就肉搏，短兵相見，白刃戰，很快地就把敵人幹了。在這樣的時候，什麼飛機，大炮，坦克車，毒瓦斯，還有什麼用！

兵庚 肉搏的時候真來不及用了！

兵甲 他什麼了不得的武器也沒有用了！

兵丁 我們的大刀可要大顯威風了！

兵庚 那還用客氣。

學生 所以說敵人的武器好，我們也用不着怕敵人的武器多，我們更用不着怕。我們倒歡迎他們多運點來。

觀眾四 爲什麼？

學生 因爲我們的武器不充足，尤其是我們游擊隊的武器太差，太不夠用，望他們多送些給我們，好多打死他們一些。

觀眾五 這樣的打法倒不錯。

觀眾六 能够這樣呀！

學生 我們不但鎗炮，子彈沒有了，可以想法從他們那兒去拿，就是糧食缺乏了，也可以從他們那兒去取，我們很可以不必客氣。要是用不了，還可以分給別的老百姓。

觀衆七 打仗有這樣的打法？

學生 可不是。我們東北的義勇軍就這樣給日本鬼子拚了這幾年。他們也都是老百姓，還都是窮苦的老百姓。

觀衆四 我們老百姓也有這麼大的力量！

學生 你沒有想到吧？

觀衆四 我真沒有想到。

學生 老百姓的力量的確是很大的，我們東北一部分的老百姓的力量，這幾年來，在關外已經使日本鬼子暗叫苦，山西方面我們收復了不少的縣城，也是得力有老百姓參加。這些還不過我們全中國老百姓的一小點力量，我們老百姓的力量還沒完全拿出來呢！

觀衆四 (對身邊的人) 真的，我們老百姓全都拿出力量來打游擊戰，給日本鬼子，真了不得！

學生 所以我們要相信我們老百姓是有抗戰的力量，是能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

觀衆二 我看好些人都看不起我們老百姓似的。

學生 我看只有糊塗虫才看不見老百姓的力量，或是根本就不願老百姓有力量，怕老百姓有力量。

的不長進的人，才故意這樣。

觀眾十 爲什麼要怕，我們老百姓又不是要打他們，是打日本鬼，難道他們怕我們打日本鬼嗎？

學生 說得是呀！

觀眾四 看不起我們老百姓的力量，他媽的，我們就拿出來給他們看看！

學生 我們老百姓的力量，真該拿出來了！現在我們的國家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現在真正的危險，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佔據了我們的北平，上海，南京，及其它許多地方……

觀眾四 那我們現在真正的危險又是什麼呢？

學生 我們現在真正的危險，是有些人看見上海，南京，及其它許多地方都沒有法守，都給日本鬼佔去了，就覺得我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了，就不相信我們自己能繼續抗戰下去，就不相信我們能打退日本鬼子，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諸位要是這樣的心理，這樣的意思，傳開去，我們都有了這樣的心理，這樣的意思的話，我們會怎麼辦？

觀眾九 那還有什麼辦法，除了答應日本鬼講和！

學生 對了！我們要是這樣怕人家，不相信自己，那真只有答應日本鬼子講和，投降日本鬼子。

觀衆四 什麼投降日本鬼子

兵甲 誰他媽的要投降日本鬼子，我就……

觀衆十一 現在給日本鬼講和，我們還有便宜佔。

學生 我們要是給日本鬼講和了，那我們不但東北休想去收復，連華北幾省也當然得實際上讓給日本，我們華南的冬省及華中各省，也得讓日本鬼來暗地操縱，這樣我們整個的中國還不等於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實際上作日本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殖民地。我們堂堂的中華民族，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肯甘心作這樣的亡國奴，一樣的奴隸嗎？我相信除了少之又少的無恥的漢奸，自甘這樣滅亡之外，沒有一個中國人，甘心這樣的。我們中國人，不甘心作亡國奴，不甘心作日本強盜的奴隸，那我們只抗戰到底，非掙到我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我們最後勝利不止。我們民族國家的生存，我們中國人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只有這樣堅決澈底的抗戰下去，才能辦到。要是我們只看見眼前軍事上一部分的失利，就失去了自信，手忙腳亂，就想同日本鬼講和，想苟安一時，這簡直是把中國送給日本強盜，非使中國滅亡不可。所以我們無數不願作漢奸，亡國奴的中國人，都不應該有對日本帝國主義求和、妥協、投降的心理和意思。

樂刀磨

我們要反對這樣的心理和意思，這種求和妥協投降的心理和意思，是斷送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和光榮，是斷送我們中華民國的生存，是使我們無數的中國人去作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奴隸的危險物。我們一定要每個中國人都沒有一點兒這樣的心理和意思！我們要堅決地相信我們自己的抗戰力量！充分地拿出你的，我的，他的，我們大家的力量來給日本帝國主義。

拼到底趕走日本強盜！

羣衆 拼到底——拼到底——趕走日本強盜——趕走日本鬼……

兵甲 好了，好了，教我們唱歌。我們來唱歌。痛快痛快！

兵庚（對羣衆）各位高興聽，高興唱的，都不要走了。我們大家樂一樂！

觀衆 好——好——好——唱起來——唱起來……

學生 好，請諸位靜下來。

兵甲 不要說話——不要說話！

學生 開始是我唱一句，你們跟着唱一句，這樣唱幾遍，我們就大家一齊唱。

唱歌。

正在大家唱得很起勁的時候，突然兵戊、兵辛、兵丙都拿着大刀奔上來，大家一見馬上就停止了歌唱，驚愕地望着他們。

兵辛（還喘着氣）好了！——好了！

兵甲 什麼事好了！

兵辛 好了！——我們好了！

兵甲 什麼好了，你他媽的說呀！

兵戊 我們要去這樣了，（說着就舞動手中的大刀）

兵甲（對兵戊）你這是什麼意思？

兵辛（好笑極了似地）哈哈，哈哈……

兵甲（轉問兵丙）什麼事？

兵辛（忙阻止）你不要問他，他正不高興呢。

兵甲 有什麼不高興的？

兵辛 你問我好了。

梁刀磨

兵甲 問你，你他媽的不說，還問你！

兵戊 我來告訴你。

兵辛 (對兵戊) 去你的，要你的大刀去吧。

兵甲 你這是怎麼回事，你他媽的，不告訴我，還不讓人家告訴我！

兵辛 我要你猜猜。

兵甲 老子才不高興猜，你不說拉倒！老子不要知道了！(轉身欲走)

兵辛 (忙抓着對方) 這樣好的消息，你不想知道？

兵甲 他媽的，你們不肯說出來嘛！(推開對方的手，轉身就走)

兵辛 (追過去) 好——好——好，我說——我說。

兵甲 (轉過身來，擺出個架了來，等待着) 你說。

兵辛 你們聽了這個消息，一定會快活得了不得！

(對兵戊) 你說是不是？

兵戊 可不是！

兵辛 (指兵丙) 只有他小子才是那樣不高興……

兵甲 (火了, 一下衝過去扼着兵辛的頸子) 他媽的說不說?

兵辛 (掙扎着) 說——說!

兵甲 (鬆開手) 快說!

兵辛 (撫摸着頸子) 怎麼這樣野蠻, 把頸子都給人家扼痛了!

兵甲 你快不快說?

兵辛 (一驚) 說——說——說! (一下神氣起來) 你聽好, 我們快要開到前線殺日本鬼子去了!

兵甲 (很興奮地) 真的嗎?

兵辛 你看, 說出來你又不信!

兵甲 你怎麼知道的?

兵辛 我們排長叫我們趕快把大刀磨快點, 這不就要出發了嗎!

兵甲 (快活地跳跑着) 我們就要上前去了, 我們就要殺日本鬼子了…… (說着就順手把悶坐在一旁的兵丙推在地上了)

樂 刀 磨

兵丙 (爬起來，拂着灰土) 混蛋發瘋了!

兵甲 (順手拿過兵戊的大刀來舞着唱着剛才唱的歌)……

兵戊 你怎麼不拿你自己的刀去!

兵甲 (把刀扔給了兵戊，又順手拖着兵乙和兵己跑下去了)……

兵庚，兵丁也跟着跑下去了。

兵戊，兵丙，兵辛坐在石頭上磨起刀來。同時兵戊開始哼起「磨刀歌」來，兵辛和兵丙也跟

着哼起來。兵戊領唱衆和：

—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大刀磨得亮，

大刀磨得快，

好把日本強盜來殺，
好把日本強盜來斫！

唱到這裏時兵甲兵乙兵庚兵丁兵己拿着大刀上，他們也加入唱起來同時磨着大刀。

二

磨呀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你們不要笑

我們武器舊

它會嚇破鬼子的胆

它會斫下鬼子的頭

三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可笑日本鬼，

見你就叩頭。

衝鋒陷陣，寒光飛舞，

刀起頭落，大顯威風！

四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趕上前線去，

拚他個死活！

殺退殘暴的日本鬼，

還我們失去的山河！

五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殺不退鬼子，

誓不回頭走，

我們要保衛着國土，

我們要中華民族自由！

觀衆 (鼓掌吶喊) 中華民族自由——中華民族自由——保衛國土——保衛國土——中華民

族自由——保衛國土……

兵甲 (對觀衆) 你們也不過是這樣嚷嚷罷了，敢上前線去給日本鬼拚嗎？

觀衆四 (氣沖沖地跨進圈子裏，對兵丙) 你說什麼？

兵甲（滿不在乎地）你的耳朵聾了？

觀衆四 你說誰不敢上前線去，他媽的時候兒一到了，誰不敢去，誰不願意去！

觀衆四理直氣壯地威脅着兵甲，而甲也像不願屈服似地，正要和對方衝突。

兵丁（走向觀衆四）得，得，你敢去——你敢去——你敢去。（說着就勸對方退回去）

觀衆十一 你敢去，我敢去，恐怕還有人不敢去。

兵甲 那一個不敢去？（探望）

觀衆十一 我是說你我好些人都敢去，可是恐怕還有些人不敢去……

兵戊（對觀衆有點開玩笑似地）你們那個不敢去的？

觀衆十一 不但不敢去，簡直就不願去！

觀衆十一 不但不願去……

兵戊（同前）你們那個不願去？

觀衆十一 不但不願去……

兵戊 還有說的？

觀眾十一 不但不願去，恐怕還在抱怨發動這次的抗戰呢！

兵戊 抱怨這次的抗戰？

兵己 我可沒聽見有這樣的人！

兵庚 我也沒有看見有這樣的人。

兵戊（對觀眾）你們聽見過，看見過這樣的人嗎？

觀眾十一 這樣的人只在心裏抱怨，可不敢公開說出口來。

兵甲 這樣的傢伙。他說出口來，我就把他的狗嘴給他打破，他媽的日本鬼欺負得我們還，够嗎！簡直地不讓我們中國存在，不讓我們中國人活着了，我們中國人還不起來給鬼子拚他媽的！一下！我們中國人還能忍受，還能退讓？難道要退讓叩頭的地方都讓日本鬼來賞賜，難道要退讓到自己的老命也得從日本鬼的手裏去討嗎？

兵丁 你這是幹麼，你在給誰生這麼大的氣？

兵甲 給那般抱怨這次抗戰的傢伙！

兵丁 是誰，你看準了沒有？

兵戊（他總是愛開玩笑的。對觀衆）你們那一位是請站出來讓他看準一下。別讓他瞎罵。

觀衆（大家也報之以玩笑）恐怕就是你呵——就是你——你把你那心裏的抱怨說出口來！

——你說出來——你說出來——哈哈，哈哈……

兵戊（急了）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人了——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人了！我非他媽的給你們拚一下

不可！（說着舉起大刀來）

兵丁 把你的勁兒留着給日本鬼子拚吧！

兵甲 他媽的，你給人家開玩笑都可以人家給你開玩笑，你可就生氣了！

兵戊 誰叫他們開這麼大的玩笑！

觀衆 不開玩笑了——磨你們的大刀吧——磨你們的大刀吧——再把那個歌唱給我們聽聽！

——對，再唱一遍給我們聽——唱，唱……

兵戊 哼，唱給你們聽！

兵己 你……你不……不唱，我……我來……來唱！（可唱得不入調，很不好聽。）

兵戊 謝謝你，得了吧，別亂叫了！

兵己 你……你會……會唱，你怎……怎麼不……不唱？

兵戊 不高與唱（設着也去磨起刀來）

兵己 你……你就不……不敢一……一個……個人唱！

兵戊（不言語，望了兵己一眼慢慢磨着刀哼起來）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大刀磨得亮，

大刀磨得快，

（兵甲，兵庚，兵辛，也加入合唱起來）。

好把日本強盜來殺，

好把日本強盜來斬！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兵戎一個人敏捷地跳起來，舞着大刀，他就這樣依着歌詞的意思動作着一直到歌完像個小丑似的。）

你們不要笑，

我們的武器舊，

它會嚇破鬼子的胆。

它會砸下鬼子的頭！

三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可笑日本鬼，
見你就叩頭。

衝鋒陷陣，寒光飛舞，
刀起頭落，大顯威風！

四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趕上前線去，

拚他個死活！

殺退殘暴的日本鬼，

還我們失去的山河！

五

磨呀磨，磨呀磨，

快把大刀磨，

快把大刀磨！

（唱到這兒排長奔上，他們都停止下來望着排長。）

排長 兄弟們，快走，準備出發上前線去了！

兵甲 （興奮極了）真的嗎！

兵士們 快走——我們上前線去了——上前線去了——走——走——（興奮的合唱起來，觀眾

也很興奮地和唱着。兵士們邊唱邊跳跑，觀眾就跟着彷彿是歡送他們。）

殺不退鬼子，

誓不回頭走，

我們要保衛着國土，

我們要中華民族自由！

（散場）

演出者注意：

關於本劇中的學生的一場插話，可依據客觀的需要，而將其內容改變，作他種意義的宣傳，如認為沒有作任何意義宣傳之必要時，簡直可以將這一場插話取消。

——作者附誌